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二卷第十二期

-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李瑣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李思純
白梅之園的內外……………田漢
詩……………康白情 沈澤民
哈孟雷德(柯本)……………田漢
一簇葡萄(小說)……………何魯之
比愛情還重大(小說)……………恽震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會員通訊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紅樓夢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紅樓夢考證……………胡適
 答胡適書……………顧頡剛
 考證後記……………胡適
 紅樓夢新叙……………陳獨秀

【價特】
 (川銀一期版)
 起號五月六
 洋裝三冊 兩元八角
 平裝六冊 兩元二角

【費郵】
 洋裝每部 兩角四分
 平裝每部 兩角二分
 日本國內 七角四分
 歐美

● 本樣送奉 ●

郵票 代洋 九五折 外國 不收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

李璜

詩的功用，最要是引動人的情感。這引動人的情感的能力，在詩裏面，全靠字句的聰明與音韻的入神。兩者均不可偏廢；一偏廢詩的功用便減少了。但是這字句的聰明與音韻的入神都與詩的格律沒有多大關係——有時或全無關係——所以俚歌俗唱自成天籟。中國最古的詩如詩經，法蘭西最早行世的詩如史歌，(Chansons de geste) 都是不限於格律或全無格律的。可見先有詩然後有格律，格律是為詩而創設，詩不是因格律而發生。照詩的歷史看來，是從自由漸漸走入格律的範圍，近世紀又漸漸從範圍裏解放出來。現在我們便專來談法蘭西詩的這種歷史。

法蘭西中世紀可考的詩裏面要算是羅浪歌 (Chanson de Roland) 和特里斯丹軼事 (roman de Tristan) 有名。羅浪歌敘查理大王的戰績，特里斯丹軼事述特里斯丹和葉熱爾特二人之情史，都有歌頌的意味。(epopee) 那時是十一十二世紀的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

時代，并無一定的格律。羅浪歌或十言或十二言，參差不等。并且句尾押韻，只象類似的響聲，并不問寫法的同異，有時連響聲也不顧到。十三四世紀短歌 (courtois) 便盛行一時，是一種敘事詩，不過有時含譏刺意，內中如狐狸故事 (roman de Renart) 便是有名的。這種體裁多八言，押音兩行一換，但也不拘一體，也還是不問寫法。一直到十五世紀，抒情詩 (poeme lyrique) 發生，譜入絃索，法蘭西詩在這時候才大發達起來。文學史上說這個時代內邊織女低唱，外面吟人高歌，幾乎全法蘭西是一樣的。因為他發達的原故，詩人便多起來，體裁也複雜，於是便生出反響，自由吟詠的詩便在此時發生一定的格律。

定格律的第一個是馬來爾卜。(Mallherbe 1565-1638) 他定格律的意思是詩比較散文的見長處，不僅是美麗與趣味，並且該當加上一種由困難得來的力量，因此他便把詩的自由取消了。做文學史的人都說他性情驕傲，皮氣不好，看見當時做詩的人太多了，他狠反對。

所以獨倡高調：

第一禁兩母音之重複，*l'ains* 如 *il y a, il a etc* 之類。

第二禁止一句的辭氣長伸入第二句的中間。(enjambement) (調步的意思)——這一條當時便被拉風得命(La Fontaine)等人反對下去了——

第三停頓(Cesure)要有一定,用字要將就這一定的停頓,(Pauso fixo)尤以長句限制為嚴,如十二言之亞列桑丹(Alexandrin)句子,正規矩的停法是:3+3+3+3,或4+4+4,或5+5,附規矩是:3+4+5或3+5+4或4+5+3等,不能在一個字中間停,所以用字非將就停頓不可。

第四禁止押用類似而寫法不同之音,如ant與ent, grand與prend等。

第五禁押容易之韻,如 temps 與 printemps, séjour 與 jour, montagne 與 campagne, admettre 與 promettre 此等同源之字。

馬來爾卜的格律不是一時便風行的。當時引起反對他的狠不少,如像威約(Theophile de Viau 1590-1626)他有首詩說:『馬來爾卜做得狠好,但他是為自己做的。我相信各人有各人的寫法,所以我雖愛馬來爾卜的詩名,我不愛他的詩律。』來尼

(Maurice Le Gueur 1575-1613) 同時也說:『限於世俗之論者,只能生活於困苦之中。我則隨自然以為榮枯者。』這兩位都是當時有名的詩人,都與馬來爾卜以相當的譏評。但是照來尼的話看來,馬來爾卜所定的格律的力量在當時已經不小,所以才會成為一般世俗之論。

定格律第二個有關係的人要算卜阿羅。(Ronsard 1533-1572)卜阿羅的時代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e)勃興的時代,所以他論詩也主理性的學說。(doctrine de la raison)他這個學說是一面贊成馬來爾卜的舊主張,一面發表他個人的新意見。他崇信笛卡爾特真理本明瞭的學說,因此主張惟真唯美,把真和美當成一件東西。他說:『除真以外無美,惟真為獨可愛。』(Rien n'est beau que le vrai; le vrai seul est aimable)又說:『一定要愛理性,隨你的做作時常常是借重理性,借重他的光明和他的價值。』(Aimez donc la raison, que toujours vos versifs ont priment d' elle seule et leur lustre et leur prix)這些主張都全在他詩的藝術 art poétique 當中。馬來爾卜既定詩律,他使來定詩的格調,他說:『不能太把詩的寫作交付性情,當隨時用

理性來作引導，當細心遵守詩學和語文的規則……詩的內容當隨格調：山歌小唱（*Épique*）宜幽美，宜學「特阿克里特和衛爾尼爾」（*Theocrito et Virgilio*）哀吟挽歌（*Épique*）宜真摯而鬱懣。戲中短調（*Opéra artistique*）以善於雜亂而愈增其美。十四行短詩（*sonnet*）只要布置不錯，遠勝於長篇巨作。至於諷刺之作，要不過於失真。這就是卜阿羅對於短詩所定的章法。長詩如悲劇（*tragedie*）當按規律與史事，如頌歌（*Épique*）當善擇歌頌之英雄和善於裝點古來的神怪，如喜劇（*Comédie*）當以自然與真實為二要素。這就是卜阿羅對於長詩所定的章法。他都用詩寫出，稱為詩訓四唱（*quatre chants de preceptes*）末一唱他還訓戒詩人對於批評別人的著作要坦白，要真摯，能公平無私，才能氣壯言宜。

法蘭西的詩經這兩位古典主義的詩人定下了格律，大家雖覺得礙足礙手，情思不易施展，但一時流行都不覺得便照規矩做去。這也因為馬來爾卜和卜阿羅兩人有點詩的天才，頗能在格律中間活動，所以引起人的仿效。並且隨後便是理性主義極盛的時代，當然這種義法的遵守，大家都習慣了。於是寫的時候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

既有格律的拘束，想的時候又有理性的制裁，十八世紀之初詩的功用便無從發展。卜阿羅同時幾個有名戲曲家如莫理葉爾（*Molière 1622-1673*）拉西倫（*La Fontaine 1621-1695*）以及寓言詩家拉風得倫（*La Fontaine 1621-1695*）都不願為格律所拘。拉西倫的（*Théâtre de Fable et d'Allegorie*）完全是自由詩，拉風得倫幾乎每首都出規，一直到十八世紀後期盧梭出來，用他熱烈的情感，自然的天然，來發為文章，筆力奔放，熱情四溢，理性派的義法當然關他不住，從此發生羅漫派的文學，大詩家才一時繼起。如拉馬爾丁（*Lamartine 1790-1869*）他天性和平，雖未顯明去脫出格律，但他做亞勒桑丹十二言詩時，多走那二十或二十或二十或二十或二十或二十等寬道路。如羅俄（*Delille 1748-1825*）另有他的詩學的主張。他相信詩人有兩個職務：一是作萬有的回聲（*être miroir*）一是作衆生的指導（*être guide*）他既用才能去盡這兩個職務，便沒有心思去問格律，高興照規矩寫時，便狠合古典派的格律，高興隨便寫時，不但出規，並且特創了許多樣式：如前三行是十二言，後一行忽然只有二言等變態，只要能寫出他的情感便是了。因此羅漫派

詩便有一言一韻的如：Fort Belle Etoile Dort……或竟不拘句的長短，不過都還押韻，好似中國的詩到了唐時發生長短句的詞曲一樣。

到了一八六〇年左右，巴那斯派(Parnasse)的詩家因羅漫派的反感，特別注重寫實相當寫生的詩筆(Poésie descriptive)要在詩裏去尋圖畫(qui cherche la peinture dans la Poésie)他們反對羅漫派，甚至說：「羅漫派的詩人有如娼家，賣笑賣笑，惹人憐愛，不是詩人應有的態度。詩人應以寫生的技能，描寫自然的美，提高一般社會的情感。」因此巴那斯派的詩人便自命美的牧師(Culte de Dieu)極力贊頌希臘的美術。他們用筆不但重字句的聰明，並且對於音調的響亮也要與所寫的事實相關切，使人聽見音調便會怡然神往，所以他們的文壇首領來公特得里爾(Léonido de Léo 1820-1891)第一個長處就是恰切(Précision)用字調音務求恰切於事情，算是巴那斯派詩人唯一用功地方。但他們純重實際，不重格律。他們每有新作，都要拿在首領來公特得里爾家中夜會的時候，當衆朗誦，取那恰切的批評。他們既不為情感所支配，所以看事用思都狠深細：描寫

平民社會，纖微不漏，稱為平民詩人的弗郎東哥白，(Fr. Hoels Coppeo 1842-1908)善寫心理，思及玄微，稱為哲學詩人的雪立下呂敦，(Sully Prudhomme 1839-1908)都是巴那斯派裏的人物。

我們知道巴那斯派全盛時代便發生了象徵派。(symbolisme)象徵派的發起人波得乃爾(Dodelaine 1821-1867)和威爾乃倫(Voiron 1811-1896)起初都以巴那斯派知名於世。後因他兩人的性情都狠奇僻，不能為一派範圍所拘，才另創出象徵派來，也就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奇僻性情，法蘭西詩的格律才大大解放。所以我們諷格律解放之先，略諱諱他們倆的性情。波得乃爾面色慘白，眼眶甚深，貌恭而緩，隨時顯出留心的樣子。少年時便想事事出奇語語驚人，衆人愛自然的美，他偏喜人工的美。衆人以風和日暖為樂，他以暴風雷雨為快，衆人好女子取其眉目身材，他好女子並不問眉目身材，隨便一個肥瘦婦人，只要大紅大綠着，一身胭脂墨粉塗一臉，波得乃爾便稱為極美。因此時人都說他有些做作，真正嗜好，未必如此。一天他在飯館，同桌許多人，大家正在靜悄悄的吃着，他忽然嘆息道：「我可憐

的母親呀！你竟被我刺殺了！」羣座大驚。如此類奇特行事，不勝枚舉。有人說波得乃爾有神經病，但是看他的詩都有至理。不過所歌咏的特別與眾不同：風雨之夜，死人之屍，蒼蠅之聲，肥醜之婦，常見於他的詩裏。他有本名著叫「罪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內中言他的心中的厭煩自私和死的懸想，令人讀之不快，因此都稱他叫危險詩人。(Poète malsain) 波得乃爾起初既然在巴那斯派裏，當然他也以美的牧師自命，如像美之藝術一書中間美之頌歌(Hymne de beauté)等，都狠稱巴那斯派之作。不過他嗜好既殊，想像漸異，便不能一味當宣傳經典的牧師，狠有自創宗教的意思。第一他有意完全解放格律，開始做自由詩。第二他倡言色聲香味相通之說：

Les parfums, les couleurs et les sons se rejoignent,

Il est des parfums frais comme des chairs d'enfants

Doux comme le haultois, vifs comme les prairies

(Correspondances)

便開象徵派的先河了。不過詩的格律的明白解放，還要第二個象徵派發起人威爾乃倫。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

波得乃爾性情奇僻是天生的，威爾乃倫性情奇僻是有所激而然。他是一個軍官的兒子，十八歲卒業中學，因為家貧，便在巴黎市長廳裏服雜務至七年之久。巴黎市長廳裏美術圖畫雕刻收藏狠富——現在每天午後兩點鐘還許人參觀，三個大廳：一名美術廳，一名文學廳，一名科學廳。——波得乃爾便狠受美的陶養，便動手學來公特得里爾做寫生的詩。一八六六年發刊他的第一本著作(Douces salinities) 來公特得里爾甚稱許之。因此與巴那斯派名家時相往還，共論文藝。威爾乃倫本是個性情中人，所以雖同寫生詩人來往，他的著作還是別具性靈。又因為他家境困迫，致使他少年的著作多半悲涼。夕陽西下的時候，寒因河邊一人踱來踱去，夢想將來一種美滿家庭，意中人究在何處？這是威爾乃倫家之夢(Mon rêve familier) 詩中的意思。一八七十年威爾乃倫無意中忽與文學家查里西非里(Charles de Sivry) 之妹相識，不幾時便定婚，不幾時便入贅，昔日美滿家庭的夢一旦得遂，威爾乃倫大滿意，一變悲涼音調，作詩稱頌美滿可愛的人生。在他好歌(La bonne chanson) 裏稱道他的妻是他的明星，引他向光明的路，但是這光明的路走不多遠。

便生了阻礙，不久便同他岳家衝突起來，以至離異，引起威爾乃俞後半生無限的苦惱。法蘭西詩的解放也幸得這一個苦惱。離異的原因：一是因為威爾乃俞好酒和醉狂。二是因為他對妻的愛情有些粗暴，三是因為女婿居岳家應當有的閒隙。不過引火之物還是有個少年詩人叫做南波的。(A. Rimbaud)南波是個窮少年，那時才十七歲，威爾乃俞喜歡他聰明，常常留他在岳家吃飯。因為南波舉動粗率，岳家的人都引為笑話。威爾乃俞見這情況，想起自家也是寒士，不免惱極成怒，一天與岳母大鬧起來，不告辭便同他朋友南波浪遊去了。由法渡英，由英赴比，賣文為活，轉眼便是兩年。倦遊思舊，試去信探他妻岳的口氣，但是消息沉沉，沒有回信。再遊幾時，威爾乃俞便不耐煩。他的朋友南波久也不願這種生活。一天南波竟向威爾乃俞要求自由，威爾乃俞不受他這句話，并因酒醉，打了他朋友兩手槍。雖然沒有致命，但是威爾乃俞兩年監禁是判定了。在監裏，自己追悔從前，自以為這是應當受的罪，但總是望他妻的恕免的消息，所以他的獄中生活都還過得平靜。一天，獄吏走起來問威爾乃俞說：「朋友，勇敢些呀！」——這句話是宣布死刑前應有的話——威爾乃俞

狠是驚疑。獄吏給他一張昏，上面是他妻與他離婚的判辭，歷數他的薄情，并且說現有新歡。威爾乃俞看了，比宣布死刑還難受，倒在床上，手足亂動，一會叫獄吏請做好事牧司來——死犯臨刑前做禱告的牧司——牧司來了，他便跪在牧司面前，牧司站着一面的在念，他也一面的在念。牧司禱告的話終久是聖經，威爾乃俞便禱出一首空前絕妙，自成天籟，不拘格律的詩出來。(這首詩叫做上帝告我(Dieu m'a dit)共九章，每章四首，太長，這裏萬不能載出。并且拙筆也實在譯他不出，請閱者去參看威爾乃俞的 *poésies* 詩集。)

威爾乃俞既在這極傷心的時候，一氣呵成這首不拘格律的長詩，隨後看來，反較他別的著作天然，能夠動人，因此益信波得乃爾的主張，決意解放詩的格律。

(一)取消陰陽韻脚之配合。——這是古典派詩人龍沙爾(Lonsard)所主張的。字落脚為陰韻，其餘為陽韻，一詩之中必陰陽韻相配合。威爾乃俞反對此種限制，以為全無理由。主張一詩之中陰陽韻可以隨意用，全陰全陽均可。

(二)取消同音異寫之制限。——古典派講究同音異寫的字

便不能用，如 *choses* 與 *roses* 雖尾音一樣，但 *roses* 末尾多一 *s*，便不能押韻。威爾乃倫反對之，以韻脚本為音調起見，如音已恰當，又在寫法上苛求，未免故意為難。其他語尾如 *o* 與 *oe*，*oi* 與 *oi*，*oif* 與 *oife*，古典派均禁制，而威爾乃倫解放之。

(二) 可以作單音長言的句子——古典派的詩多用雙數句子如八言，十言，尤以十二言為普通。6+6, 4+4+4, 3+3+3+3 的亞勒桑丹句子算是卜亞羅最主張的。十三字以上，在古典派便在禁止之例。威爾乃倫反對之，他的詩有用單韻至十七言長的，并且不拘停法，(couple) 三言上也可以停，八言上也可以停，總隨於自然的音節。

(四) 取消母音相遇 *hiatus* 之禁例。——馬來爾卜的 *hiatus* 如 *ny a, tu as* 這些字都是兩母相遇，從來不能在詩裏用的。威爾乃倫說：「*ny a* 與 *hiatus* 不是同音嗎？何以前一個不能用，後一個就可以用呢？*as* 與 *hiatus* 也是同音字又有甚麼分別呢？」所以他極端反對這個禁例，他的詩裏有 *aube & aube, jour & jour, année & année* 這些句子。

(五) 算字以音不以字母——古典派算音并算寫法，如 *pen-*

法蘭西詩之格律及其解放

ser 與 *pensée* 前一字算兩音，後一字須算三音。其實普通念法，并無區別。又如 *le le le femme*，寫法雖是五音，照威爾乃倫意思，只能算四音。因念起來時，*le le* 實成一音。（此等處即是印象派較古典派講究音節的地方）

威爾乃倫這種格律的解放，比較完全做自由詩 (*vers libre*) 和有韻文 (*prose rythmée*) 的作者，已算是緩進的改革家。但是如果沒有威爾乃倫這樣的講究自然音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古典派的音韻格律是不容易推翻的。與威爾乃倫同時主張自然音節，推敵入敵的有馬拉爾麥 (*Mallarmé*) 爾萊季爾 (*Hernequin*) 南波 (*Rimbaud*) 等。馬拉爾麥每有新作，必定要同當時有名音樂家德比喜士 *Debussy* 互相研究音節，日日往還。經音樂的一番經驗，更覺音韻不在乎格律。同時南波并本波得乃爾的感官相通說發一種音樂印象的議論，時人都以為奇怪。不經他說聽詩之聲不但可以神往，並若目視，每字之音印象可以成色。南波便由此印象加以物理的研究，謂五母音實可與五色相通，如 A 音可以想象白色，E 音想象黑色等。當時都稱他們叫音樂印象派 (*improvisionistes musicaux*) 自由詩和有韻文使

漸漸由音樂印象派研究立說，才發達起來。

法國自由詩的起源，有些說是受了烏那圭詩人拉夫克(Les L'airigues)和合衆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有些說是法國從來就有自由詩，如像拉風得倫的寓言詩裏面多有不依格律的，又如拉西倫和莫理葉爾的戲曲也多自由體。(見前)這兩種說法，都有不滿意自由詩的意思。前一說藉受了外國詩人影響這個原故，來說明自由詩不是法國人本來有的，於是便主張不應該有，算是絕端的保存國粹說。後一說有意譏諷這些新詩人，撫拾前人餘唾，在那里打新招牌賣舊貨。這後一說在當時因為了解自由詩的真意義的人還少，狠足以動人的聽，勢力很大，所以居斯打夫克倫(Cristava Kalin)在自由詩的來源書上就不能不同他們辨白一下。他說：

「一派的人常說：『自由詩在法國詩裏，不算一件新發現的東西，并且驚詫何以去撫拾很舊的詩，如那風得倫和莫理葉爾已經做得不愛的，來眩嚇一班人。』他們宣布這兩位大文學家來做我們的主人翁，這是非常榮幸的。不過可惜他們沒有把事實的各方面看得清楚。前人的好詩如像莫理葉爾

和那風得倫能夠善爲剪裁，力求通俗，在長言的亞勒桑丹句子以外來生色。若是願意，可以稱爲短詩中最好的，我們絕不反對。不過(Cid)劇中人物的口氣，絕不是今日世人的口氣；十七世的佳作，絕不是今日新詩的模範。」

亨利爾業(Henri Regnier)也說：『各人有各人的情感，所以各人有各人的音調。自由詩的音調在情感之中，純然根於天籟，故不能隨人造的格律。』潘威爾(Banville)也說：『現在的人耳朶漸漸細緻了，只是格律的音韻聽起覺得沒有趣味。自由詩的自然音韻，在先有格律習慣的古典派耳朶裏聽來，覺得生硬，其實在平民耳朶裏又何嘗是這樣。』因此潘威爾譏諷守舊調的詩人如像醉漢站足不住，總要尋個靠處。

自由詩經過三十年的奮鬥，中間如像亨利爾業(尙存在)有天才，能夠以平民的情感爲情感，做出詩歌，藉報昏的力量，漸漸傳佈在普通社會裏。守舊調的詩人才沒有甚麼話說了。——但是現在法國舊調的詩還有大部份的勢力——自由詩派(Le Librisme)才完全建設起來。不過中間漸漸又有分兩支派的趨勢：就是一些自由詩人狠喜歡做象徵體，以聲形色，以色形聲，

思想很是細緻。一些自由詩人很願意做平民詩，(vers populaires) 贊成威爾乃命的主張，純用通俗語，好與平民的情感相通。但是這兩支派却立於相成的地位，因為不拘一格，不限一家，音樂的成分 (élément musical) 與聰明的成分 (élément intellectuel) 兩者并重，這個大原則是大家承認了的。

臨了，把隨着自由詩發生的這一種有韻文 (prose rythmée) 也略說一說：這要算是保祿佛爾 Paul Fort 提倡出來的。他做自由詩不但不依格律，並且不分行路，一直寫起下去，所以便叫做有韻文。不過他這有韻文講究音響，比較做自由詩的還要十分細密，因為他是一個研究音樂的人，他對於這聲音的。字，輕重高低，在字句中間，據他說來，真耐人研究。如：

Ce monde au coeur de feu, O terre nouvellementée
這句裏，terre 的頭一個。字的音，便該照代數式加一個加號。
(十) Mouvementée 的頭個。字的音，便該照代數式加一個減號。(一) 因為 terre 的頭個。字音重於常。而有加，nouvementée 的頭個。字輕於常。而有減。諸如此類，分得狠細。保祿佛爾說：音調的一高一低，天然與我們情感相應，我們在這高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

低音調中表示出我們許多的意思，所以不能不講究；愈講究得細，愈表示得深。譬如日常一句 il a quitté la ville，在這句裏，quitté 的 q 字和 ville 的 v 字自然要高些，因為我們要特別表示這是過時的意思。假如這句話是問話，il a quitté la ville 便全體都高起來，因為要表示疑問的態度，自然而然後高起來了。

保祿佛爾獨倡有韻文，贊成他的很少，在現在或者要數保祿克羅德爾 (Paul Claudel) 是他的同志。

這篇文字是參考下列幾本書：

Van Bever et Paul Leautaud——Poètes d'aujourd'hui

J. H. Felinger——Du romantisme à nos jours

Verlaine——Oeuvres Complètes

Gustave Kahn——Théories du vers libre

(1920, 11.8 巴黎少年中國學會星期談話會稿)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

李思純

詩的分類，中國古代所區別的是風雅頌三種。歐洲詩的區別也，分爲史詩(Epic Poem)劇詩(Dramatic Poem)抒情詩(Lyric Poem)三種。史詩的性德，以紀事爲主。劇詩的性德，以樂歌爲主。抒情詩的性德，以情緒爲主。古代以史詩與劇詩爲最發達，近代却完全是抒情詩的世界。抒情詩所以獨據近來詩界重要位置的原因，便因爲注重情緒的緣故。原來詩歌的作用，不過用來描寫情緒中的意境。抒情詩起原最早，古代的樵歌漁唱，兒女吟吟，「天籟自鳴」的民謠，都是最好的抒情詩。因爲所感既深，悲欣俱甚，動人的力量最強。文學上所謂「修辭立誠」，抒情詩却是唯一的「立誠」之作品。章太炎先生說：「由其發揚意氣，故感聚之士擅焉，聰明思慧，去之則彌遠，記稱詩之失愚，以爲不想固不能詩。」可見詩的作用，完全以抒情爲主。抒情之極，至於失之過愚，都是可以的。胡適之先生的

也不想相思，

可免相思苦，

幾次細思量，

情願相思苦，

這便是「失之過愚」的一個證據。情緒是詩的唯一要素，抒情詩不惜過愚，以求發抒情緒，所以爲近代詩歌的主體了。

中國詩歌，古代重在抒情。唐人的韓杜大篇，却有史詩的性德。至宋元而史詩不振，詞曲代興，便是抒情詩戰勝的證據。明清兩代，詩體復古，枚叟自珍，還以重性靈尙情思的羅曼著作，震動一時。歐洲詩歌，舉英國爲例。十七八世紀，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彭蔣生(Ben Jonson)以劇詩稱霸，彌爾敦(John Milton)德累登(John Dryden)以史詩著名。抒情詩却莫有偉大的作者。直到十九世紀，然後抒情的偉大詩人擺倫(Lord Byron)華滋渥斯(William Wordsworth)造成了詩界的大革命。直到現今，詩歌的作用，永遠以抒情爲主。史詩與劇詩，幾乎被排出詩界以外去了。這雖由於今人所認定的詩之範圍，比古代狹，也是詩歌的作用，偏宜於抒情的原故。

抒情詩中也不少洋洋大篇。此文以抒情小詩四字標題，便是表明我只就抒情詩中之小詩研究。原來文學也根據經濟學的道理，以最少的文字，得最大的效果。近代文學界的短篇小說獨幕劇抒情小詩，便是根據「文學經濟」的定理，用最少的文字，作直

線的刺戟所得的效果確是比長篇更大。我們讀莎士比亞的

Hamlet 彌爾敦的 Paradise Lost 韓愈的『南山』杜甫的『北征』
『洗兵馬』固然佩服他們能力的偉大。我們若再讀『花間』的小
詞，性靈的絕句，近代的獨幕劇抒情短詩，似乎後者所得的刺戟
和印象，比前者還要深切些。所以然的原故，便是抒情小詩特殊
的性德及功用了。

歐洲的抒情小詩，大約以『十四行體』(sonnet)及其他小作品爲
主。中國的抒情小詩，以民歌絕句及詞曲之一部爲主。總以單簡
的詩體，發抒深厚的靈感，真摯的性情，爲特具的性德。又以直線
的刺戟，能造成深切的印象，爲特具的作用。形式是單純的，精神
是複雜的，方是絕好的抒情小詩。爲容易明瞭他的性質故，列舉
下面的四大特殊要點：

- (一) 直描寫赤裸裸的靈感，
- (二) 用白描的天然語句，
- (三) 有孩童的單純聲音，
- (四) 外形極簡，內容極富。

抒情小詩特具的性德，大約如此了。此四大特點，都是文學上的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

美。德所以抒情小詩，具此四德，也成爲近代詩界的主體。

詩人是與自然接近的，近代的英國大詩家華滋渥斯便首倡『
與自然爲友』的議論。自然所造成的宇宙，高山大海，繁花野草，
霜露星月，鳥獸蟲豸，男女兒童，何處莫有『不可思議』的存在。便
是呻吟歌哭，蟲行鳥語，裏面都寄寓着無窮無盡的靈感。粗淺的
發舒便是性靈深密的探究，便是神祕。赤裸裸的描寫出來，儘足
供全人類的感興研索了。英國十八九世紀的作者，以田園詩人
勃恩斯 (Robert Burns) 與神祕詩人 勃來克 (William Blake)
兩人爲善描靈感。他們二人因兒童與生物二者，所賦的靈感最
多。所以他們的詩中，崇拜兒童，愛憐生物，屢加歎詠。勃恩斯的
『田鼠』一詩，(To a mouse) 與勃來克的『小羊』一詩，(Little lambs)
都是發抒靈感的最好作品。我現在舉勃來克的小羊爲例，
這詩周作人先生稱爲單純優美，不易繙譯。我現在只求達意，把
他譯了出來。譯文不能傳達原詩精神及價值的地方，是不敢辭
責的。

(The lambs)

Little lambs, who made these?

Dost thou know who made thee,
gave thee life and bade thee feed
by the stream and o'er the mead,
gave thee clothing of delight,
softest clothing, woolly, bright;
gave thee such a tender voice,
making all the vales rejoice?
Little lamb, who made thee?
Dost thou know who made thee?

(小羊)

小羊小羊誰造你?
你可知道誰造你,
賜你的生命與飲食
傍着小河近草曠,
賜你快樂的衣裳,
溫軟蒙茸更滑光,
賜你的聲音,這樣嫩美,

盈山遍谷盡歡喜,
小羊小羊誰造你?
你可知道誰造你?
Little lamb, I'll tell thee;
Little lamb, I'll tell thee,
He is called by thy name,
for he calls himself a lamb;
He is meek and he is mild,
He became a little child.
I a child and thou a lamb,
we are called by his name.
Little lamb, God bless thee!
Little lamb, God bless thee!
小羊小羊我告你,
小羊小羊我告你,
他是被這名字的稱將,
因他自稱叫小羊;

他是懦弱，他是柔美，

他成了一個小孩子，

我是小孩子，你是小羊

我們都被這名字的稱將。

小羊小羊神福你！

小羊小羊神福你！

這詩要算發抒靈感的無上上品了。第二首入了神祕的境界，似可解似不可解。他在一個小小生物身上觀察，不覺得把宇宙的靈妙，發洩出來。這是何等詩歌，不是『靈』的聲音麼？

抒情小詩的起原是古代的民謠。(ballad) 抒情小詩與民謠，是渾合爲一物的。民謠既出於兒歌農唱，自然是天籟自鳴，成爲天然的音節，不加工工的雕飾。所以抒情小詩的特殊性德裏，也以白描的天然語句，與孩童的單純聲音，爲兩大重要的條件。中國古代的民謠，舉兩首爲例。

(一)

月明光光星欲墮，

欲來不來早語我。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

(二)

與郎相期月上時，

及至月上郎不知。

妾在平地見月早，

郎在深山見月遲。

這都是最好的民謠，最好的抒情詩，都是白描的天然語句之作。第二首因所處地位不同，曲相原諒，尤爲有思想的歌謠。這種『言簡意深』的抒情短詩，尤爲文學的最大經濟。

孩童的聲音，是最自然的。抒情小詩，本於自然的天籟，所以裏面藏着單純優美的孩童聲音。英國 Edward Teschemacher 的『音樂抒情詩』(Lyrics for music) 一書，有兩首極淺近的歌謠，其中却含着深長的意味。要算民謠中很有價值的。第一首是：

(a nursery story)

When playtime's almost over,

then daddy comes to me,

and says "let's play at lions,

so climb upon my knee."

Wo gaily trot and canter
and have the greatest fun!
It makes me quite unhappy
when all our play is done.

(二箇青兒童的故事)

遊戲時間要過了，
爸爸走來向我說，
『我們上馬去頑罷。
你可爬上我的膝。』
我們急馳又緩走，
那樣快活真非常，
各種遊戲頑畢了，
使我心裏很快快。

Now I've a sister Mary,
and she's just twenty-one,
it seems that grown-up people,
must never have some fun!

For yesterday my daddy
spoke oh! so angrily,
because he found her sitting
on cousin George's knee!
我有箇姐姐叫馬麗，
她恰二十一歲了，
我看長成了大人的，
好像定真有快樂了！
昨天爸爸歎道『哦！』
說時發怒很激烈，
因為他撞見了她，
坐在中表喬治的膝！
George is so sad about it,
He says it is a shame,
and cousins should be friendly,
He says, I think the same!
I cannot understand it,

It seems so strange to me.

if I can play at horses

why shouldn't Mary too?

喬治對此狠憂愁，

他說這是個羞恥，

中表應該相親密，

我想這話也狠是！

我心覺得狠奇怪，

這事使我不明白，

我既可在馬上頑，

馬麗爲甚麼不能的？

這首歌謠，通體用一個孩子口吻，孩子心理，在育兒室裏，向着保姆們說的。雖是極粗淺的語句，裏面却藏着男女問題，與兩性道德的疑問。從毫無知識的小孩子口裏，發洩了出來，這是何等的意味。第二首是：

(Jerry)

Jerry was a little boy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

sitting by a stream,

saw a dainty maiden,

set his heart a dream.

« Will you sit beside me? »

But she walked away,

Jerry was a sad boy,

That day!

(吉黎)

小孩子吉黎

坐在河岸上，

見一美女孩，

心裏起夢想。

「你願近着我坐麼？」

但她走開不顧及，

吉黎這孩子

整愁了一日。

Jerry was a big boy,

a pretty girl he saw,
the maiden who had spurned him
many years before,
"dearest, will you love me?"
But she answered nay,
Jerry was a sad boy
that day!
吉黎長大了，
看見個姑娘美麗如花的，
便是數年前
曾經鄙棄過他的，
「最愛的人你願愛我麼？」
但她答應了一個「不」，
吉黎這孩子
整整了一日。
Jerry was an old man,
fifty years and more,

then he met a maiden,
the same girl as before,
favourably she viewed him,
But its sad to state,
Jerry's only words were
"too late!"
吉黎成了老人了，
五十高壽還有餘，
其時他遇一老嫗，
便是從前這女兒。
那情狀有些難敘述，
她狠恩惠的看了一眼了，
吉黎只有一句話，
「太晚了！」
這首歌謠的好處，在用寥寥的短篇，把兩個人一生的戀愛悔恨，
一齊表現出來，使讀詩的人，玩索不盡，這是何等的文學經濟手
段。以上所舉的兩篇歌謠，都是極粗淺幼稚的文筆。但他的思想，

却不粗淺幼稚。其中儘有許多問題，不能解答。這樣的抒情小詩，不是最能動人的麼？

抒情小詩的象徵作用，(Symbol)也是最美妙的。中國短詩中也有象徵的意味。王士禛過露筋祠的詩：

翠羽明璫尚儼然，

湖雲祠樹碧於煙，

行人下馬月初墮，

門外野風開白蓮。

這詩以白蓮的芳潔，象徵出女子的貞美，却是中國詩人的 Symbolism 了。象徵的作用，與比擬懸殊。法國十九世紀詩人蘇梨布魯東 (Sully Prudhomme) 有『海之歌』的短詩一首，所歌詠的，似是海又似是人。以『女』來象徵『海』，又以『海』來象徵『女』，可算得『海之女神的象徵』他的詩道：

(Chanson de mer)

Ton sourire infini m'est cher

Comme le divin pli des ondes,

et je te drains quand tu me grondes,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

(Ouvre la mer.

(海之歌)

我所愛啊，你的無盡的巧笑
好似美妙起着皺紋的波浪，
你軒騰的向我啊，我關懷着你，
恰是那碧海一樣。

L'azur de tes grandes yeux m'est cher

C'est un lointain que je regarde

Sans cesse et sans y prendre garde,

un oeil de mer.

我所愛啊，你的巨目的藍光，
遠澄澄勝過我的凝望，
也不留意啊，也莫停阻，
海上的青天一樣。

ton courage léger m'est cher.

C'est un souffle vil ou ma vie

S'empilt d'aise et se fortifie,

一七

L'air de la mer.

我所愛啊，你的輕利的勇氣，
呼吸着一番清爽，
美快安舒了我之生命，
海上的空氣一樣。

Enfin ton être entier m'est cher

toujours nouveau, toujours le même;

O ma Néréide je t'aime

Comme à mer.

最後我所愛啊，完全的你，
日日新鮮，日日不改形狀，
我愛你啊，耐麗德之女，
恰是那碧海一樣。

(耐麗德海之女神名)

這詩可謂是完全象徵的抒情小詩了。以這樣簡單短少的語句，裏面却含着這樣偉大的象徵主義，可知外形極簡，內容極富，是抒情詩所特具種種性德中最重要的一點。文學作品的優點，不貴在

廣，而貴在深，廣是屬於平面的，深是屬於立體的。若一種文學作品具了『廣』的性德，而缺乏『深』的性德，必定成了敷衍堆砌的無謂作品。所以兩種性德比較，當取深而不廣，不取廣而不深。近代文學所以注重『內涵』的作品，而不注重『外發』的作品，便是由於這外形極簡，內容極富的一個要件了。我再舉十九世紀德國詩人 Arthur Plunget 的『問題』一詩為例。

(A question)

What may be the lark's sensations
when at morning it rises on high,
when it flies with the wind's fluctuation,
when tilting to the lovers' tis high?

(問題)

雲雀的感覺怎麼樣？
當清晨他高飛在天空中，
當他震顫着與天相近，
當他往來不定的隨着旋風？
When full of life's joyous pulsations

it again forgets the impeached,

that its hopes have but vain foundations,

that heaven can never be reached,

當充滿了生命中快樂震顫的時候，

他忘記了一種疑問的，

他的希望不過是幻想的基礎，

天界是永遠不能到的。

What may be the lark's sensations,

when the wings become weary in flight,

when the passionate fires lack stations,

when strength fails that conquers the height?

雲雀的感覺怎麼樣？

當他羣飛的翅子疲勞了，

當他靈敏的熱願莫處安放，

當他缺乏氣力不能升高了？

Let the answer by the poet be given,

who enquired all the world-since told probe,

抒情小詩的性德及作用

and sobered, back to real is driven,

which is so narrow and so void of hope.

這問題待詩人自己作答，

他虛幻狂熱的把宇宙探遍了，

狠冷靜的，復驅反於實際生活，

那樣的莫希望那樣的有限了。

(一九零六年英譯本)

這詩理想高妙，內容也極豐富。是抒情小詩中的好作品，不下於英國詩人蟬侶 (Shelley) 的『雲雀』(the sky-lark) 一首。凡是一種詩歌的作品，理想深入，性靈發越，是精神方面的優點。形式單簡，語句天然，是形體方面的優點。兩者並重，不可偏廢的。抒情小詩這東西，既與民謠同源，民謠便是民族情思所寄託。所以我們於民謠的發達及現狀，也不可不注意。古代的『採風』與現代的搜集全國民謠，都是研究民族情感思想的好資料好方法。

中國古代『國風』與後來的『古詩十九首』『子夜歌』『長相思』之類，都可以算得古代的民謠，也可以算得古代的抒情短詩。現代的民謠，各地不同。但發於農夫漁父兒童婦女之口，以極天然

的語句，抒寫感情，動人深切，這樣的歌謠，狠是不少。不過爲文人所屏棄，不肯播諸筆墨，去批評傳布摹仿。偶然有少許歌謠，被一般文士，收入『詩話』『談叢』裏的，大概已被刪改潤色，失了本來面目。早變爲文士筆底紙上的民謠，不是村農或兒童口中的民謠了。我們要研究中國現今的民族情感，不是『江西派』或『文選體』的詩集裏所能有的，還得求之於一般社會的兒歌農唱裏。

詩人所成的抒情小詩與原始的民謠相較，不過略加一點藝術的整理。至於情感的發越，與天然的話句，兩者是一致的。因此我想到中國自唐宋以後，一種雜湊的長篇，陳腐的徵考，真把性靈埋沒已盡。章太炎先生『辨詩』篇中說的：『近體昌狂，篇句填委，凌雜史傳，不本情性。』又說：『考徵之士，觀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醫歌括。』詩的末流如此，其去民族情感的本體不知幾千萬里遠了。今後的中國，關於表現民族情感的抒情小詩，確是最重要的。

我的話也說畢了。總括幾句抒情小詩的性德，在描寫美妙的靈感，發揮真摯的性情。抒情小詩的作用，在引起直線的刺戟，造成

深切的印象。抒情小詩的形式重內涵而不重外發。注意外形的簡約化。(Simplification) 與內容的繁演化。(Complication)

一九二十，一五，巴黎盧森堡園側，

白梅之園的內外

田漢

(一) 花壇上的薔薇

Tell me what is sorrow? It is a garden-bed,

and what is joy? It is a little rose,

which in that garden grows

告訴我甚麼是悲哀呢？那是一個花園裏的花壇。

又甚麼是歡喜呢？那是在那個

花園裏的一朵小薔薇。

——Stoddard: Sorrow and Joy ——

今天是三月三日了。從我和漱瑜永不會忘記的那一天——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算到今天，約莫有三個月零幾天了。好快的日子！歡樂中間的日子，聽說過起來，非常之快，難道。

悲哀中間的日子過起來也這麼快嗎？這兩天沒有出去，因為昨天有一個神經過敏的日本巡警先生硬要來保護我，我却不願意受大臣待遇，所以還是維持我的『樂居靜處持筆深思』的生活。今天上午正安排做這篇文章，又有一個朋友遠道兒來訪，直談到下午三時纔去。去後略收拾房間，就位，伸紙，爰筆醮墨，將續做下去，忽聽得窗外有小鳥兒啾啾啾的叫聲，推窗一望，遠松額外的青，近柏額外的綠，微風生樹，間綠搖青，動勢顯示我和漱瑜以希望無窮之意。可是小鳥兒到底不知在那一枝樹上叫？

此地是東京市外，雖然也有小孩子們吵鬧，到底比市內清靜的多。而且這個近邊有一個戶山原，是日人跑馬練兵之地，每逢夕陽欲下的時候到這兒來散步，到也是悲哀之中一件快樂的事。剛上那個原頭，便看見左邊一帶平林，蒼烟漠漠，通過廣原便是一個斜坡，坡左蒼松成陣，夕陽穿林而來，如十萬黃金之彈，同時射出。站在廣原中西望，可以看見富士山千年不消的雪峯，峯頭白雪，此時也不免感黃金之威力，散步而歸，走過電車道時候，便可看見打靶場頭那兩嶂等邊三角形的土山，從側面看來却正像埃及幾千年前的金字塔。晚邊，打靶停止了，每每有人獨

白梅之園的內外

立在那山尖上，高聲嘯歌，或練習軍中口令。一想到埃及的金字塔是古帝王埋骨的所在，這兩堆像金字塔的土山，却供殺人機械，造成白骨之用，而此造成白骨者，將來也祇是一堆白骨而已。不覺俯仰興嘆，以為人類誤謬的觀念所生的罪惡，將和這兩個金字塔同時有限的不滅呢。

其實最有味的還是雪夜之遊，記得有一晚青松之杪，月華真清亮的，愛人微雪之後，薄寒中人，不甚好夜遊的，漱瑜再三邀我出去，連鄰居的旦女士也勉強邀來了。三個人都着了外衣，我隨拿着手杖，戴着帽兒，從前門出去。左折通過蔭陰，泥濘頗滑，過某家庭園側邊的時候，大家的口裏都不覺銜出一個好字。你看雪落之後，滿園的花木，就好像排在一鋪白絨花氈上面似的，清亮的月兒，襯着那帶些兒殘雪的松枝，更顯得和天女一般，沒有可以品題她的話。寒風偶來，和松枝細語，松枝颼颼的略頭，雪花和月影同時飛舞，一條橫路的盡頭，便是那家書室，也有三五枝松樹，葉茂陰濃，把月光遮了。可是漆黑的板壁上，嵌着的紙窗格裏，電燈的光，把窗紙映的通紅，窗前灰暗色的雪地上，也受些兒反射，使人不解。甚麼緣因，覺得春夜當窗讀書的快樂！

我們的目的是到戶山原去觀月。所以隨即離了那兒，通過了幾條小巷，幾道短垣，便上了練兵場側邊的大路，舉目一望，雪花開滿了原野，月光吻過了雪花，那兵足跡翻了的衰草，馬蹄踏破了的黃泥，不知攔向那里去了。一兩寸深的雪地上，趣谷趣谷的諧音，隨着脚步兒，迭奏較之夜間火車通過時那種克擊克擊的噪音，真有仙凡之別。我們候火車過後，走過鐵道，跑上白絨氈似的坡，穿平林而前，看地上時，祇有我們三個人影和疎疎的無數的樹影。一條野犬站在土堆上，曳尾回頭見我們來，也不發一語。四野寂然，不見其他人影。走出平林，皓皓然滿目皆白，鬚鬚夜行。西伯利亞積雪嶷嶷的廣漠無垠之野，又如身在亞拉斯加所攝的電影戲中，又令人豔羨吉勃須式的漂浪生活。我揮杖戴月而歸的時候，用我那凍呆的舌頭對漱瑜及日女士說，這是我悲哀之中第一次的樂遊呢。

我們倆是今年正月月中旬得到我們倆所謂最悲的消息的。自是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快樂過一天。漱瑜至今還時時以淚珠洗面。因為我失了一個至愛的舅舅，她失了一個至愛的父親。我八歲的時候，也曾失了我至愛的父親，我也曾哭他很哀，但是一來

我年紀小二來我父親不常在家和我關係不深所以畢竟沒有哭她的父親這樣的哀。因為自我的父親過後，她的父親就是我的父親。他幫助我的母親教養我的弟弟，精神上物質上指導我讀書做人。可是現在她的——同時是我的——最愛的父親却也失掉了！我們倆都做了沒有父親的孤兒了！啊，天哪，這是甚麼運命！

我們自遭了這種運命的虐待，遂使我們不能不由分居生活改為同居生活。一來經濟上可以省幾個錢，二來憂患之中，也可以互相慰藉互相勉勵。所以我由本鄉的中華學舍漱瑜由岩川白山御殿町的女子寄宿舍先後搬到現居的這個地方。光陰箭一樣的快，我們又同居有一個半月了。最初的半月，漱瑜時時啼泣，我同樣的傷心。正無從得着慰藉，却把甚麼話去慰藉她呢？我們惟一的方法，就是抱着臉兒一塊兒哭。能記得去年春假遊京都九州的時候，在福岡的博多灣上，高樓和郭沫若兄各選所愛海依雷 Heine 詩若干首我所選的中間有一首今尚存 Franklin Johnson 的英譯錄其前段曰：

Learn close-ly o' eek against my cheek,

That our tears together may blend, love,

and press thy heart upon my heart,

That from both one flame may ascend, love!

把您的臉緊貼着我的臉，

如是我们倆的眼淚就可以一塊兒流，愛啊，

而且把您的心緊壓着我的心，

如是咱們倆的心就可以一道兒昇愛啊！

我到現在纔覺得這四句話的好處，纔體驗得這一首詩的妙味。我們倆雖然在悲哀之中，同時却感一種歡喜這一種歡喜，超實利，超肉感，爲我二十三歲的生涯中所未經嘗過者，無以名之。名之曰：『神祕的歡喜』*Mystic joy* 而已。我常以爲『歡喜』與『悲哀』并非兩元，實爲一物之兩面，此理多經東西文人學者想像過實驗過，王爾德的『獄中記』從悲哀之中認出美，感出來，連『悲哀』這個東西都要拿去享樂，這是諸君所知道的。我們的悲哀，自然和王爾德所感者內容不同，而其爲悲哀則一。因爲上說的緣故也能從悲哀中看出神祕的歡喜來，這一來便把這悲喜的兩元生活微妙的調和了。日本現代評論家廚川白村氏膺足疾割斷左脚，在病院中呻吟時，曾憶及從前讀過的英國詩

白梅之園的內外

人享黎 William Ernest Henley (1849-1903) 『在病院裏』

in Hospital 之詩，每于到手術場交換繃帶的時候，就喜歡取他的詩來玩味。因爲那首詩是享黎十八歲因病切斷左脚在病院中生活時所作，于廚川氏之境遇，心情契然而合。所以廚川能于那首詩的裏面，看出疾痛慘淡之自己，因而得多少之慰安。我自離憂以來，也喜尋西洋憂愁之詩來讀。Ward 的 *Poetical Observation* 的中間，我所最不喜歡翻檢的字如『死』*Death* 『憂』*Grief* 『悲哀』*Sorrow* 『眼淚』*tears* 等字，現在却成了『愛用』的題目。『favorite title』了。我在『悲哀』題下，翻出了三節斯托達德 R. H. Stoddard 的詩，總題目是『悲哀與歡喜』*Sorrow and Joy* 第三節我寫在前面了，還有兩節我都寫在下面罷：

Tell me what is Sorrow? It is an endless 'Sea,

And what is Joy? It is a little pearl,

Round which the waters whirl,

告訴我甚麼是悲哀呢？那是一個無邊的海。

又甚麼是歡喜呢？那是海水圍着她。

打圓圓的小珠兒。

Tell me what is Sorrow? It is a gloomy cage.

And what is joy? It is a little bird

whose song therein is heard.

告訴我甚麼是悲哀呢？那是一個陰暗的鳥籠。

又甚麼是歡喜呢？那是從那籠中

聽得她的鶯聲的小鳥兒。

這三節詩寫我們倆的心境恰到好處。詩境上也把悲哀和歡喜之情調和到恰好處。我尤喜第三節——就是大前面所引的——所以我自稱我住的地方是花壇 Garden-hed. 把花壇上的小薔薇象徵我們兩個人。

(一) 同情之淚

Hide not thy tears; weep boldly...and be proud

To give the flowing virtue the manly way;

'Tis nature's mark, to know an honest heart by.

Shame on those dreads of stone that cannot melt

In soft at adoption of another's sorrow.

不要隱藏您的眼淚；祇管高聲的哭……堂堂皇皇的

擊出大丈夫的氣概來。揮攔流動的德性：

因為那是表示良心的自然的記號。

愧死那些不能以他人之悲哀為自己的

悲哀的鐵石心腸的禽獸！

——Aron Hill: Alzira, Act II——

自舅舅梅園先生遇害後，聽得這個消息的親友寫信來慰問我和漱瑜的頗多。盛意高情，極可感激。父執鄧峙冰先生來書極短簡，末了曰「壽昌吾弟，爾平日景仰之三舅，今已成隔世人矣；嗚乎慘哉！」我每讀此數句，未嘗不鼻酸心苦，淚涔涔下。邇來努力要忘記的，慘痛皆一，一喚起，咳！鄧先生，我和先生在東京目白郊外散步時的談話，在上海環龍公園內散步時的談話，至今耳鼓還留有餘波。我兩次談話中間都有怨三舅，不了解我的心境的話，而孜孜焉必欲有以自見，以恢復三舅對我的感情。咳！其實我的三舅對我不了解，感情又何嘗有絲毫變更，不過他用心很深，不想助長我的虛榮心，增加我的 Romantic 的程度而已。去年來幾回的通信，讀來無不令人含淚，嘴唇奮發，興起三舅的愛鄉愛國愛兒女的意思。一回一回，一層一層的明白了。誰知

道剛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更要捨我們而去呢？我讀慕俄的『哀史』 Victor Hugo: Les misera 到最後馬柳絲 Martinus 知道張威長 Jean Valjean 是他救命的恩人，是一個偉人，不是他心中所誤想那一種人，急忙借著珂翠特 Cosette 驅着馬車馳往張威長的寓所，登樓入室，想迎接他回邸，而張威長已要臨終的時候，我的眼淚不知何由而來，張威長一生辛苦，一生慘痛，一生受人誤解，一生受人侮辱和壓迫，雖為時很暫，終得見馬柳絲極端之悔悟和感激，終得受珂翠特纖手的扶，將香口的溫慰，終得把兩隻手分置在珂翠特馬柳絲的頭上，安安然遂，其偉大之死，咳，張威長之死，真可謂死于幸福了！其臨終最後的話說：

Love each other dearly always. There is scarcely any thing else in the world but that: to love one another. You will think sometimes of the poor old man who died here..... Think of me a little. You are blessed creatures. I don't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me, I see a light. Come nearer. I die happy. Let me put my hands upon your dear beloved heads.

白梅之園的內外

您們。倆。要。常。常。互。相。熱。愛。世。界。除『互。相。愛。着』以。外。恐。怕。也。沒。有。別。的。事。情。您。們。有。時。候。也。許。想。起。死。在。此。地。的。這。個。可。憐。的。老。人（中略）您們也想一想我。您們是受福的動物。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我。看。見。一。道。光。明。您。們。還。站。近。些。我。死。得。幸。福。讓。我。把。手。放。在。我。所。熱。愛。的。您。們。的。頭。上。

看了最後這兩句話，令我想起我舅父『你二人，本是我，最喜歡的，因此對於你們，希望更切……』的話來。咳，天哪！如何使我們倆有這樣一個熱愛我們的父親，却沒有讓我們的父親把兩手分置我們倆的頭上而遂其偉大之終焉的幸福呢？如何却讓我們的父親膏豺虎之毒牙於湖南，而讓其 dear beloved 的兒女遠處異鄉聞報且遲而不審呢？我越想越感泣，越想越愧悔，越想越憤恨！

He has saved my life. He has done more. He has given you to me, and after having saved me and after having given you to me, Cosette, what did he do with himself? He sacrificed himself. There is the man. And to me the ungrateful, to me the forgetful, to me the pitiless, to

me the guilty, he says: thanks! Cosette, my whole life passed at the feet of this man would be too little. That barricade that sewer, that furnace, that cloaca; he went through every thing for me, for you, Cosette! He bore me through death in every form which he put aside from me, and which he accepted for himself. All courage, all virtue, all heroism, all sanctity; he has it all, (ossette; that man is an angel!)

他救了我的生命。他還做了更多的事。他把你給我了。他救了我之後，他把你給我之後，珂翠特啊，他自己，怎麼樣了呢？他犧牲了他自己。這個人就在這里。他對於我這樣一個不知恩的我，這樣一個健忘的，我這樣一個無同情的，我這樣一個有罪的，還說多謝！珂翠特！我把全生涯來承歡於他的膝下，還恐不足。那個防堵，那個陰溝，那個熔爐，那個 (Cloaca) 他爲我和你那，不曾走過，珂翠特！他冒萬死把我背出來，備嘗艱險。可是他祇要自己曉得，總不讓我知道。全勇氣，全道德，全英烈，全神聖，他全都有了，珂翠特！這個人就是天使！

這是馬柳絲聽了張威長的陳謝，愧悔感激之情不能自己對珂翠特說出來的話。我看了除了兩三句不合我們情形的話以外，就都像是要對我舅舅說的一樣。我舅舅他爲我和漱瑜雖然沒有遇過防堵，陰溝，熔爐 (Cloaca) 之險，却曾日日爲我們九迴。其腸。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畢業後，精神上身體上都有廢頹的傾向，賴舅舅之力，挈之東征，既使無後顧之憂，又教以向上之道。在經理處同居兩載之間，耳提面命，惟恐其不成材，無以對其可憐可敬之老姊。咳！如舅舅者，豈止救了我的生命，直救了我的生命以上之生命。我舅舅既給我以生命，又給我以與生命同體之「愛」。之漱瑜啊！舅舅啊！我把全生涯來承歡你的膝下，惟恐不。足的，乃使我于春申拜別後，便成永別。——有這樣殘酷的事嗎？雖然舅舅！你死了也不必悲。天下後世畢竟會有人知道你的同情你的你的強壯的身體可以朽，你的詩詞將使你不朽！你的兒女將使你不朽！你遇害的消息傳到東京之後，雖稍知舅舅者無不爲之痛惜。再進則「拍案痛嘆，泣下數行」，更進則「仰天痛哭，無淚可揮」，總之無不爲我們這兩個孤兒灑一掬同情之淚。如日本女友五島義子女史者，至爲我們倆的苦痛，數晚不能。

成寐。以久病新痊之軀。屢含淚爲我們作慰藉之書。咳！嗚呼！運命之手！美哉！同情之心！摘譯五島女史來書一節以終此節罷。

『您們想要哭多少。就請哭多少罷。』

您們想要哭多少。就請哭多少罷。』

我誠心誠意的這樣說（吞着淚）

我到現在還沒有逢過父母亡故的事情。但是死的、經驗和愛的人、離別之悲、却逢過幾回。我因爲沒達到你們這樣的慘事，或者我說的話錯了也不可知。不過我在我自己覺得人家對我是這樣說。反到愉快些。心裏發驚。真受了人家的同情似的。而且到現在實際好幾次逢着親愛的友人失了父母的時候我總送他們這幾句話。於是他們聽了。皆大歡喜。

您想要哭多少。請你哭多少。我也和你一塊兒哭。

(三) 春風送來的夢話

Talked n'y co sin if she thought it could be a dream and she replied that she was just all out to ask me the same question; and then we, Lohi wondered if we were

白梅之園的內外

both asleep, and if so, who was the real one that was dreaming, and who was the one that was only a dream; it got quite interesting.”

我便問我的表妹覺得這能不能是一個夢。她答道她也正是這樣想。於是我們倆都疑。我們真不是睡着。而且假如是的。到不知誰是正在做夢的人。誰又不過是夢中的人。講到這兒。不覺都有味起來了。

——from “Three men in a boat”

今天是三月八日了。距今天三日前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的舅舅到這兒來了。他的樣子和生前一樣。並且對我說。他在湖南遇害的事。雖然有這個話。但是他當時用一種很巧妙的方法逃出來了。我喜歡的了不得。執着他的手說：『舅舅。你現在既然到了這兒。就永莫回去。和你的愛女。愛甥。一塊兒從事。學問。事業罷。』他聽了我的話。望着我。苦笑。我歡喜之餘。又深恐我正在做夢。而他不過是我夢中的人。所以我趁他不留神的時候。在他身上觸了。幾下。哈！他不是澈瑜的父親。却是誰！我如更歡喜了。——不知如何忽然醒來。醒來纔知道我畢竟不過做了一個夢。

二七

a dream, a dream—it is all a dream; a strange, sad dream, good sooth——他畢竟不過是一個夢。The one that was only a dream! 我喊醒漱瑜和她說了，一會兒她在被中哭起來了。不却引動了我絕大的悲哀，我對她說：『你何必哭，橫豎我們做夢的也不過是一個夢呀。』說後，我冥目一想，假如我現在忽然被『死神』的魔手捉了去，把我向地獄的口中一丟，那時候名譽有甚麼，幾年來苦心搜羅的書籍有甚麼，畫片有甚麼，文章有甚麼，乃至母子兄弟朋友的情愛有甚麼，乃至自己視爲自己的化身的藝術又有甚麼，乃至我的『愛的寄託者』又有甚麼想到，這里不覺心裏大慟。

凡事必有一個『因』。我這個夢和這場悲感之因，則伏在日中和漱瑜談松浦一氏的『文學之本質』的時候。我說日本現代的西洋文藝批評界中，使我受感動最多的人物除厨川白郎之外，當推松浦一而他們倆都各有所苦，各有很深的覺悟，所以發出來的言論，都能多少觸人性。Human nature 之真。厨川先生渡美之前，不幸左脚害了病，在京大病院割斷了，由美歸國後所成『北米印象記』一書中收『左脚切斷』一文以辛。辣。機。警。之。筆。

傳疾痛慘之聲，說他生來身體虛弱，又爲種種不可思議的運命所播弄，而天殊不足，又奪其左脚。在病院中受手術後元氣衰弱的時候，每思及己身之過去，輒幾晚不能成寐，但又信人祇要根本的『生之力』(The force) 沒有失掉，肉體上受多少損傷，原不甚要緊，并舉自動車負傷之友人法學士某君之令妹，及同年切斷右脚之法國老女優沙拉伯爾自勵，謂她們雖受了苦痛，然一則依然出現于日本之樂壇，一則更活動于歐美之劇界，自己以後若不較前兩三倍的努力，則真無以對此等婦人云云。可知他的評論文真是他的『苦悶之象徵』和其他舉世滔滔的西洋文學販賣店不同呢。松浦一的論文學的書有『文學之本質』與『生命之文學』兩種，而這兩種已足以使他不朽。因爲據他自己說是『被齊死生的宇宙之力從他的胸裏絞出來的』話啊。他在『文學的本質』的序上說他的文學的信念是由他的兒子宏之死培植來的。他有一個愛子名宏，剛滿半年，不幸害了消化不良的重病，醫生命行殘酷的斷食療法，遂于「明治四十四年五月一悶死于大學病院。當入院之後他和他的夫人同在院中看診他兒子的病，他的兒子那種波動的胸，那種哀求的眼，訴愁

的眉漸漸低下去的泣聲已足以傷他的心而有餘。他看護倦了，宏的病况也略有起色他便回家想休息一晚，然終輾轉不能安枕。就枕後不幾時電話忽來，告以宏兒的病勢忽惡速其登院。那晚是暗夜，他乘着人力車從牛込奔往本郷星丸，有意味的亮着街燈像鬼一像的列着。他那好像有千斤重的心對他說：「阿！大的東西死掉了兒子死了。奔去送兒子之死的自身，剎那之間雖然活着轉瞬也是死罷這便是一切的結論。凡不接觸這個結論的研究忘却這個結論的議論畢竟都是牧猪奴戲的學問。捏扯道理的研究從此算了。率性以譚抒濤詩終此一生罷。所謂學問的權威一接觸人類第一義的問題大抵烟消霧滅貫通生與死的第一義不咬穿到此處的學問都是死學問厭了厭了。死學問厭了。死學者也厭了。」

他說他這種感想後來逢着乃木將軍的悲壯之死及其親友鶴田君之死而其力愈加。所以他此刻覺得非立足於人類第一義的問題的研究至少也得非像文學一樣研究人類的心靈的學問，便不肯煩他的心力。我讀他這篇序的時候觸發我的舊痛，曾和漱諭說了一些感想。那晚便做了那樣一個的夢，夢後便又

與了那樣一種的悲。我也和松浦先生一樣不接觸人生第一義的一切研究，一切議論都厭棄了。宏之死可以使松浦先生那樣大的覺悟，我愛舅之死而不能使我生絲毫的真覺悟得絲毫的真學問，我又何必多此一生呢。

講到做夢，真使我發生許多感慨。我覺得世間儘有許多不可解的事情不是我們現世這一點科學知識解決得來的。遠的不說，即如我的舅舅遇害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的事。我和漱諭得他遇害的消息時，在今年正月月中旬。但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四五的晚上漱諭從華友寮到中華學舍來玩，我送她回去走一高寄宿舍的側邊過身的時候，她對我說：「我近來精神很覺不安。不知家裏到底怎麼樣的。我昨晚做了一個惡夢，夢見滿叔（梅園先生之弟，張敬堯禍湘時，曾遭一次大險，於九死中初得一生，今居鄉間）被害，擡回來的時候，把他的頭放在側邊，却另接一木製之頭，家中人看見了，都大哭起來，我也哭了。一哭便醒來了，醒來把我嚇得甚麼似的。」我當時聽了，以為此不過思家之情幻結而成，初不足信。滿舅遇險的時候，全家震駭，或者漱諭所受驚駭的潛在意識再現於夢寐之間，也是可有的事。所以併

沒有大注意他，祇勸她發憤讀書不必爲無謂之憂慮而已。然總覺得此夢有些討嫌。因聯想到親友所傳舅舅已經回湘之信，及日本報上所載李仲麟司令等被害之事，心中不能無所危懼，然誰料此『天外飛來』之禍竟降于我『忠信待人與物無競』的梅園舅父呢！！

雖然舉世紛紛都是一個夢，不過有好夢，有惡夢而已。做好夢的人，惟恐他的夢醒了。『沉鐘劇』中的海里熙 Heinrich 對仙女緣天德賴 Rantendelein 說的話就是做好夢的代表：

I must be dreaming;...yes, no, yes, no

I am wandering. Let me dream on!

Thou askest if I am so sure, I know not

Ah, be it what it will; or dream, or life—

It is, I feel it, see it—thou dost live!

Real or unreal, within me or without,

child of my brain, or whatsoever thou art,

Still I do love thee, for thou art thyself.

So stay with me, sweet spirit, only stay.

我一定是在這兒做夢……是的。不是。是的。不是。我真莫明其妙。若是夢就讓我做下去罷！

您問我覺得確實是夢嗎？我可不知道。

啊！管他是甚麼是夢也好，是生活也好——

這是實在的。我感着，我見着，——你是活活現現的！

管您是實的也好，幻的也好，在我內的也好，在我外的也好。

是我腦海想的兒，童也好，或者您是別的甚麼也好。

我仍舊的愛您，因爲您是您自己。

愛煞人的精靈兒，您莫去，您千萬莫去。

做惡夢的人，便惟恐他的夢不快樂的醒。J. K. Jerome 的滑稽小說『小船中的三個人』的主人公和他的表妹遊湖遇瀑，又

迷歸路，主人公說：

where were we? what had happened to us? I began

to think it must all be a dream, and that I was real—

ly asleep in bed, and should wake up in a minutes

and be told it was past ten.

我們到底在甚麼地方呢？我們到底逢着了甚麼事呢？我想。

這必然都是一個夢。我現在必是真睡在牀上，不一剎就會醒來，而且時辰鐘必會告我十點過了。

他們雖然不真是做夢，然最可以表示做惡夢者的心理。我的舅舅去年滿四十。他四十年中絕少如意事。舉其大者，他本想完成他的高等教育，而困于家境，限于時會，沒有如他的意；他本想學陸軍，而苦于近視，沒有如他的意；他本想在天下找幾個朋友，而其所謂好朋友中，逢勢利之來，有轉眼若不相識者，沒有全如他的意；他畢生想得一個愛之寄託者，而自己早作了舊家庭的犧牲，沒有如他的意；他生平想實行一夫一妻的理想制度，而激于痛苦，沒有如他的意；他生平想把我和漱瑜好生教育出來，做他可敬可憐的老姊的慰安者，和他自己理想的後繼者，和中國開國的好學生，然見漱瑜雖好，不肖漢之弱點，如山不堪造就，也恐怕沒有如他的意。最後自己激于愛鄉愛國之情，挺身回里，而二三日之間，反爲豺虎所食，這也大不如他的意。——因爲爲鄉國而死是其本意，而死于黑白混淆，豺虎當道之湖南，不見得是他的本意呢。——咳！『不如意事常八九，可對人言無二三』。這是我梅園舅氏四十年間生活史的總評！我可以說也這四十

白梅之園的內外

年間的，生活，祇當是做了一個惡夢！做惡夢的人，惟恐他的夢不快樂的醒，我舅舅近一兩年間在上海醇酒婦人的生活，不知者每多責難之辭，殊不知他祇是要他的夢快快的醒罷！看啊，看啊，他的四十年間的長夢，卒爲趙恆惕的毒彈驚醒了；他到夢剛要做完的時候，他已經覺悟他的一生事業都是一個夢了！他遇害前有絕命辭一首曰：

天外飛來事，可驚丹心一點付，浮沉愛鄉愛國都成夢，留與來生一憾吟。

咳，舅舅呀！人云一個國家祇當小兒日中，在海邊團沙積石，成的城廓堡壘，夕陽西下的時候，觀之則仍舊是幾堆散沙亂石而已。建鄉建國是夢，愛鄉愛國安得不是夢。又何必『留到來生一憾吟』呢。即使來生舅舅復生，居然把鄉國弄的城郭旌旗煥然，變色湖南好亂之民，中國野心之士，又不難把他弄成幾堆夕陽影裏的散沙亂石，恐怕舅舅又要發『留與來生一憾吟』之嘆。是這樣循環下去，舅舅的精神所留與鄉國者，恐怕祇有一個『憾』字！雖然你那夢中的鄉國，鄉國的人民，或亦有能窺到你那一點『丹心』的時候，那麼你那二三十年來『愛鄉愛國』

的夢」就不虛做了啊！——梅園先生舊作中有索「夢」四章其

前兩章曰：

(不問)

索夢，夢何處？香魂杳無着。含淚背銀缸，細數當時約。
秋心方瑟瑟，珠簾浸新月。隴畔有殘雲，未補人間缺。

又他甲辰年講學南湖，夢中得「誓將鐵血紅研就，乾坤碎」
之句，癸丑秋八月足成之，其間相去逾十年之久。詩曰：

大塊無古今，人情有曩昔。春水何茫茫，一去不復悔。誓張鐵血
紅研就，乾坤碎。

夢後索夢，夢中得詩，這也可謂梅舅四十年大夢中的 *literally* dream 了。于今立誓研就，乾坤的血也染了。春水茫茫，
一去不復悔的人也去了。含淚背銀缸而細數的當時約也過了。
舅舅啊！你那隴畔殘雲補不盡的人間缺，留與我和漱妹來補罷！

三月九日上午十時頃

廬山紀游三十七首之七

康白情

十六

走過五老峯下不上五老峯
我們不如當初就不來好了！
我們不知道從那條路上去，
竟給挑子引得要到了三疊泉了。

我說：

回去！

折回去！

折回去登五老峯去！

我們便從舊路走回來；

挑子卻讓他等在月宮院

我們心想着五老峯

脚跟着樵路走。

山溪裏底大魚也不久看了。

沿路經過底花草也不放在眼裏了。

我們猛然竟把前後的道兒走迷了。

哦我們走迷了！

我們不認得五老峯

但我們相信她總在這疋大山裏。

我們登到這疋山底最高處總不能不找着她。
我們登罷！

——但選他底最高處登罷！

十七

荆棘哪，蔓草哪，

漫山遍野都是，

竟令我們沒有地方插足。

我們更姑息不得他們。

我們便忍心把亂杖撥倒了他們。

但我們終究有些不忍。

——我們竟不上了罷！

哦，不行！

詩

退回去也沒有歸路了！

但問第一個到五老峯是怎麼樣去的？

他不比我們還要艱難麼？

我們但當作第一個到五老峯去的好了！
我們登罷！

——但選他底最高處登罷！

蔘麻刺了我底脚，

我一顧恤他，

他們已走了好遠了。

竹枝又刺了我底手，

我再一顧恤他。

他們更走了好遠了。

嗚這有甚麼值得顧恤的？

你顧恤他，

他就不阻你底前路麼？

你不顧恤他，

他就真足以危及你底根本麼

走嚕!

進嚕!

你所要底五老峯馬上就要到手了!

十八

好,杖也撥軟了;

靴子也踏爛了。

路更錯了,

人更餓了。

坐在一個磐石上且休息。

牛奶以醬麵包;

淫泉以沖牛奶;

白玉簪花底梗以攪淫泉。

舉晶瑩的盃以邀五老

並問他們承露盤裏底東西究竟比這個何如?

十九

逆泉流而上;

蹊石磴而上;

攀葛藤而上;

左左右右選角度稍鈍之處而上。

手脚全創了;

衣服全髒了;

好容易爬到山上了。

花了兩三點鐘底工夫畢竟爬到山上了。

(愛情是痛苦換來的。)

二十

山腰是紫玉簪花雜着白玉簪花。

山頂卻全是朱黃的蕘花。

遠近有幾根老而不長的小松樹,

山石這麼大一塊一塊地,亘着全山底脈絡欹枕轟

立着。

山外撐着萬丈懸崖直令我們不敢俯視他。

夾谷裏大小長短的說話聲空然和答着:

「哦，山靈呵！」

「哦，山靈呵！」

「哦，莽斯特兒！」

「哦，莽斯特兒！」

「哦，你可以和我做朋友麼？」

「哦，你可以和我做朋友麼？」

「哦，你要小心！」

你底地位很高了，

恐防跌下去！」

「哦，你要小心！」

你底地位很高了，

恐防跌下去！」

「……………」

哦，雲來了。

他從石縫裏吹了出來了。

他從草根裏吹了出來了。

詩

他把我們繞着了。

他襲進我們底單衣裏挨來絲絲的涼氣。

我嗅嗅他沒有味兒。

我輕輕地捧了兩掬餐在我底熱肚裏。

我又吐了出去摩盪他。

我想把他收做無盡藏的棉絮，散給世界上無

衣的。

哦，他又從夾谷裏騰了上來了。

近山都騰滿了。

我們相隔五六尺都不能相見了。

哦，雲呵！雲呵！

請你騰我上天，

我不願再回去！

二十一

哦，好駭人呵！

我們登到五老峯底極頂了！

陰風忽忽地飄着。

三五

滿耳隔山瀑布聲不住雷也似地吼着。

從崖邊跌下去一定會落到好幾十里！

崖間開着一大樹朱紅的顆粒花，說不上甚麼名兒。

崖下攀大的幾所大院子，周圍都繞着竹子。

菜園裏一個針孔大的白掛藍袴的做庄稼的在

那裏摘青菜。

遠近幾條白亮亮的山溪蜿蜒着流入雲裏。

昨天所見右邊一垠長洲，髒黢馬鬃封似的，真青

得不能再青了的，不要就是南康麼？

但他底背上又塗着幾點南昌道上底豬血泥。

鄱陽湖底一隻角卻隱約現在長洲外。

可惜四圍底遠處都給雲迷了。

哦，雲開了。

山下萬里的大太陽。

鄱陽湖七百里底全景盡在我們底眼底。

湖裏黃白黃白的水——往來的帆船都數得清。

平原上亂着起伏的丘陵。

遠望無極的揚子江直像風煽煽地拖着一條長

銀帶。

西望見武漢

東望見九江

城郭如豆的是南康一帶底州縣。

北望黃雲瀾漫的竟髒髒是蒙古底沙漠。

湖上有兩團傘蓋似的厚黑雲，

大概沿湖底州縣要下驟雨了。

哦，只請我們自己不要早死了！

——我們還能重來麼！

哦，雲又來了。

他一抹便把所有的東西都封了。

要下雨了。

我們趕快回去罷——

我底日葵

我底壽椿

可惜你們不來呵！

二十二

好雨好雨！

渾身的衣服都濕透了，

靴子踩在濕草上咕咕咕地。

遠近的山鳥都笑我們說：

「泥滑滑！

泥滑滑！

行不得也哥哥！」

但我們已經陷在背水陣裏了！

我們趕快下去罷。

我們逐着泉流下去。

我們踩着石磴下去。

我們攀着葛藤下去。

我們更從沒有路的山坎上跳下去。

詩

我們不在月宮院裏換衣服，

要用尿管裏底熱血一綫一綫地把他們烘乾！

一九二零年七月。

五月

沈澤民

五月的麥子在隴裏黃了，

新插的秧針在田裏蕩漾。

天氣好，

下田忙；

雨水不調勻，

望着天空悵悵。

收割固然是歡樂，

還租糧却是苦惱。

布穀你莫叫！

我那抱病在床的娘子要憂煩死了！

羞啊我

沈澤民

三七

她溫情款款地來就我，

正言厲色地來勵我，

我只是躊躇不進。

她把所有的全給了我，

救我把所有的也全給了我，

我只是猶豫不忍。

她蛾眉生嗔地怒我，

頭也不回地離棄我，

我只是汗顏地踟躕

她去了！

抱着無窮的失望而去了！

羞啊！我。

哈子孟雷德

莎士比亞原著

田漢初譯

譯敘

「肺我肝兮。我指太梓見。告周生死。文章意氣。兩相如四海。論交。一平子如君才。藝應不窮。埋骨無山苦妻子。如君精力足高年。三十功名今已矣。我欲哭君以長譟。柳季其如盜跖何。造物小兒慣顛倒。英雄俾肉殼消磨。青史甯復有曲直。成者王侯敗者賊。征誅揖讓都如此。懦斯竊釣強竊國。我哭君兮。君豈知長風。參。關山黑。」

此漢舅父易梅園先生哭其友周萍紫之詩也。(見太平洋第一卷五號文藝欄)

「丹心死不滅。詩足稱。詩伯。莊子嚇。惠子遺恨。存鄉國。得失怒雞蟲。大同非咫尺。是非奚足論。人間原火宅。我頭何必還。遺骸聽遺迹。你我生死交。滄洲會精魄。」

此黃界民先生哭其友即漢舅父易梅園先生之詩也。哭其友今且爲其友所哭矣。

「聞道蓬萊春色好。三月櫻花如醉。」今適舊歷之三月。三島之櫻花滿開。早者且落英繽紛矣。遙想梅舅楓林港畔之墓頭。必且春草茁然生矣。今日予將借漱瑜往上野觀落櫻。誰則將吾等淚。

莊。一灑。梅。舅。慕。頭。草。者。嗚。呼。夫。復。何。言。夫。復。何。言。開。變。後。哀。憤。填。膺。稍。稍。平。靜。則。取。莎。翁。『哈。姆。雷。特』Hamlet 劇。譯。之。以。寄。其。情。譯。此。劇。時。態。度。頗。嚴。肅。而。慎。重。特。原。文。晦。澀。處。雖。有。各。大。家。之。解。釋。恐。仍。有。不。達。處。則。當。就。正。於。諸。先。進。者。矣。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六日，在漢識於江戶西郊之月印精舍。

代序

I have of late——but wherefore I know not——
lost all my mirth, forgone all custom of exercises;
and indeed it goes so heavily with my disposition
that this godly frame, the earth, so nice to me a ster-
ile promontory; this most excellent canopy, the air
look you, this brave overhanging firmament, this ma-
jestic roof fretted with golden fire,——why, it ap-
pears no other thing to me than a foul and pestilent
congregation of vapours.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faculty!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

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
mals! And yet, what is this quintessence of dust?

——Shak.'s Hamlet, Act II, Sc. II——

我。近。來——我。也。不。知。道。爲。着。甚。麼。緣。故——把。我。一。切。的。歡。樂。都。失。掉。了。把。我。一。切。遊。藝。的。習。慣。都。忘。記。了。而。且。實。在。我。的。胸。臆。之。間。百。憂。叢。集。乃。至。連。地。球。這。個。盡。善。盡。美。的。大。組。織。在。我。看。起。來。不。過。一。個。荒。涼。的。海。角。高。空。這。個。極。優。美。的。天。蓋。你。看。這。個。糾。糾。高。懸。的。蒼。穹。這。個。鍊。着。黃。金。之。火。的。雄。大。無。邊。的。碧。落——甚。麼。在。我。的。心。目。中。不。過。一。團。污。穢。的。毒。氣。人。類。這。個。東。西。是。怎。麼。一。個。造。化。的。妙。工。理。智。怎。麼。的。高。能。力。怎。麼。的。廣。風。姿。動。作。怎。麼。的。特。別。而。可。誇。行。爲。怎。麼。的。像。一。個。天。使。智。慧。怎。麼。的。像。一。個。神。明。真。個。是。世。界。的。花。萬。物。的。靈。長。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些。甚。麼。灰。塵。的。精。髓。

第一幕

第一場 兀爾西樂兒宮城前面的高台。

佛蘭西斯科方守着衛。伯納爾多登場向他那兒來。

伯 那兒是誰?

佛 嚇!你倒來問我;站住,口號!

伯 「萬歲!

佛 伯納爾多?

伯 正是。

佛 你來得正合時候。

伯 剛打十二點鐘;你去睡罷,佛蘭西斯科。

佛 你來換班感謝得很;此地寒冷極了,心都痛起來了。

伯 你守衛的時候還安靜嗎?

佛 連一隻耗子的響動都沒有。

伯 好呀,願你晚安。你若會了我那守衛的火伴馬歲拉斯和何

勒淑兩人,請你叫他們趕快些來。

佛 我勞髒聽見他們來了,——站住,喂!那兒是誰?

何 勒淑與馬歲拉斯登場。

何 我們是本國的良友。

馬 丹麥王的忠僕。

佛 上帝賜你們晚安。

馬 啊,願你安好,忠良的軍人;誰換了你的班?

佛 伯納爾多代替了我。我少陪了。(退場)

馬 喂!伯納爾多

伯 喂,——甚麼,那兒是何勒淑嗎?

何 有。一點兒像他。

伯 歡迎得很,何勒淑;歡迎得很;馬歲拉斯好友。

馬 甚麼哪,那個東西今晚又出現了沒有?

伯 我甚麼也沒有看見。

馬 何勒淑說那不過是我們一種幻想,他不肯信我們一連看

見兩次的那個怪象,所以我邀他來同我們一刻不懈的守

一連晚看,若是那個怪物再出現了,他可以證明我們的眼

睛不錯并且可以和他說說話。

何 哇,那是不會出現的。

伯 你坐一會子;你那樣緊掩着耳不肯听我們一連兩晚所目

擊的怪異談,讓我們再談給你聽聽罷。

何 好呀,我們坐下罷,讓我們聽伯納爾多說這個事。

伯 | 正是昨晚的事，當那在北斗西邊的那個星安排去照耀現在光輝着的那邊天的時候，自鳴鐘剛打一點馬歲拉斯和
我自己……！

陰魂登場

馬 | 靜！莫說話了；你看，又從那兒出現了！

伯 | 狀貌和先王陛下同一個樣子。

馬 | 你是一個學者；你和他說話，何勒淑。

伯 | 你看他不像先王陛下嗎？注意他，何勒淑。

何 | 像極了；這真是嚇煞人，怪煞人。

伯 | 他勢鬚要和人說話似的。

馬 | 你問問他何勒淑。

何 | 你是甚麼鬼怪敢在晚上這個時候任意橫行，並且穿着丹麥的先王陛下曾經御過的華美威嚴的軍服？我敢命令你，
說！

馬 | 你觸發了他的怒。

伯 | 你看，他一步一步的走去了！

何 | 停着，你說，你說，我命令你說！

〔陰魂退場〕

馬 | 他去了，他不答你的話。

伯 | 現在如何，何勒淑！你發起抖來了，面色也蒼白了；難道這不是幻想以上的甚麼東西嗎？你覺得怎麼樣？

何 | 憑着上帝，我若沒有我親眼的真憑確據我也不信會有這
個事。

馬 | 他不是很像先王陛下嗎？

何 | 正和你很像你自己。一樣那一副甲冑，正是先王和野心的那威王決鬥的時候所服用的；那一副怒容正像陛下當談
判決裂之後在冰原上面撻伐乘槎的波爾人的那一回的樣子。這真怪呢。

馬 | 像這樣正當夜深的時候，用那種行軍的步伍，在我們行門
傍邊走過去的事已經有兩次了。

何 | 這種行動到底有甚麼特別的用意，我可不知道；但是據我
大概看起來，這一定主我們國家的一種甚麼凶災奇變。
現在好，請坐，誰知道的，就請告訴我，近來爲甚麼要全國的
人民晚上這樣緊張的嚴重的守備，爲甚麼每日要那樣鑄

造銅廠，而且又從外國買入那些軍械；爲甚麼每星期禮拜日都不讓休息，強迫那些造船的工匠工作；像這樣不分晝夜，雷厲風行的準備，到底有一件甚麼大事快要來；誰能把這個理由說給我聽呢？

何！

我說給你聽罷；至少人家都是這樣傳的。我們那怕現在還覺得音容宛在的先王，他曾經和那威王打賭，這是你們都知道的。那那威王華廷普拉斯在我們先王面前誇下海口，先王大怒，便和他決鬥；我們武烈的哈孟雷特老王，威名蓋世，華廷普拉斯那里是他的敵手，當下就被他打死了；但是華廷普拉斯守着法律，家名先立下了一條誓約，他的生命喪失之後，他所領有的疆土，便悉數輸與打贏了的人；那麼我們的先王當然也會把他所有的疆土之一半，打下賭來；若是華廷普拉斯打贏了，那疆土就會成了他的產業。可是華廷普拉斯的疆土畢竟依那同一張的誓約上明文的規定歸了我們的先王哈孟雷德。現在呀，先生們，少華廷普拉斯在那威的邊疆各處，嘯集一班貪食好事的亡命之徒；這不在講——丹麥國的人誰都知道——他是想用強硬

的手段和強迫的條件把剛纔說過的他父親所失掉的地方從我們手裏恢復轉去；現在我們國裏的人這樣的準備，我們這樣的警戒，和我們全國上下這樣倉忙紛擾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爲的這件事情。

伯！

我想或者畢竟爲的是這件事情罷。那麼那個怪物裝着和這些戰爭問題先後有關係的先王陛下的樣子全身御着甲冑在我們衝成的地方通過，也不爲無因。

何！

一粒微塵可以蒙亂人家的心眼。在羅馬至高全盛的時代，當大猶禮亞斯凱撒被害的前幾天，羅馬的墳墓把租借人都跑掉了。那些裹着屍衣的陳死人在羅馬街頭唧唧的亂叫：天上的星辰拖着火焰的尾巴，珠一樣的白露都變成一點一點的血，日球中間也生了災變，就是她的勢力足以支配海神的帝國的月亮也病的殘缺不完，鬚鬚達了世界末日似的。於今或者天地同時把那一樣的奇災的先兆，當作一班運命的先驅和將來事變的豫告，宣示給我們的邦士和同胞也未可知。——可是細聲說，注意看，那兒又出現了！

陰魂又登場

何

那怕着甚麼邪我也要去攔住他——停住，你這幻影倘若你有甚麼聲音，或者能夠說話，你對我說，倘若你有甚麼在你，可以安心，在我不失為功德的事要做，你也對我說，你若知道你的國家有甚麼幸而預先知道了，便可以想法子避免的不幸，啊，你說！或者像人家傳說的，你生前把所得的，不義之財埋在地，死後你的靈魂還捨不得他，所以常常出來徬徨。

鷄鳴

也請你說，停住，請說！——攔住他，馬薩拉斯，我不可不可以用戟去打他？

打，倘若他不站住。

在此地！

在此地！

馬 | 何 | 伯 | 何 | 馬 |

那怪物去了！

〔陰魂退場〕

他那樣尊嚴的態度，我們給他以強暴的表示，我們已經錯了；那東西就像空氣一樣，是傷不着的，我們在空中打了一陣，更成了惡作劇了。

哈 孟 雷 特

伯

鷄剛要叫的時候，他好像要說話似的。

何

他聽得鷄聲一叫，就好像犯了罪的人聽了一個可怕的召喚，一樣嚇得戰兢兢的。我聽得人家說，鷄是報曉的，喇叭，亢着，他那嚶，尖銳的喉嚨，喚醒太陽之神，他的警告一發，無論在海中的也好，火中的也好，土中的也好，空中也的好，一切不安分的魔鬼，都要捨命的奔回巢穴；我看了剛纔的情形，可以證明他們所說的不錯。

馬

他真是聽得鷄聲一叫便消失了。有些人說，每逢祝賀我們救主降誕的季節來了的時候，報曉鳥通曉不住的啼着；於是乎，他們說，甚麼精靈也不敢出外行走，每晚都安然無事，遊星也不作怪，妖女也不捉人，就是巫婆也沒有禁咒的能力，那真是尊嚴福惠的時候呢。

何

我也聽得說過，并且也信他一部分，可是你看，那個朝日披着一層紅袍，踏着那東方高岡上面的露珠走過來了，我們的警戒可以撤去了；但是據我說，不如把今晚我們看見的事情，去報告少哈孟雷特，因為據我看來，這個精靈雖然不和我們說話，或者會和他說話也未可知，我以為依我們情誼上

四三

和責任上都應該去報告他，你們贊成不贊成呢？

馬：我們這樣做罷，我很希望的，並且我知道今朝要到甚麼地方找他最容易見着。

〔退場〕

第二場 同宮城內的大殿。

王后，哈孟雷特，波樂紐斯，內亞底斯，浮爾諦曼特，珂內柳絲，其他公卿，侍從登場。

王：朕的親兄哈孟雷特王的崩御，記憶還新鮮得很，那麼我們應該浸心腸於哀感之淵，並且舉國之人都應該各把那兩道愁眉鎖成一字，但是決斷之力和自然之情相鬥使一面以極賢明的憂愁追念先兄，一面却又不敢忘做國王的本分。所以鬚髯以一種敗殘了的歡樂——一隻眼睛含着笑，一隻眼睛垂着淚，喪禮中舉着歡宴，結婚宴，哀歌，把哀樂兩樣東西等分的秤着——把朕從前的嫂嫂現在我的王后，這個軍國裏有皇產承襲權的婦人，娶做朕的妻子，關於這個事情朕也曾廣詢諸卿的高見，諸卿都沒有異言。朕深為嘉賞。現在朕所要說的事，諒諸卿都知道的，就是少華廷普拉斯藐視朕的價值，或者以為朕親愛的先兄崩駕了，

朕的國家也要四分五裂，他仗着這一種夢想的優勢，三番兩次派遣使節來前煩瀆，意欲朕把他的父親依法律的約束輸與我勇敢的兄王的地方交還給他。他的事也講的夠了。現在講朕自己的事，今天把諸卿召集到此，非為別事：因朕寫了一封致那威王的國書在此，現在的那威王是少華廷普拉斯的叔父，他老病連年，臥床不起，不大與聞他姪兒的籌畫，但是他姪兒所課的稅所招的兵差不多全體都出自他的臣民，所以朕請他對於他姪兒此後的行動嚴加取締，於今朕派遣你，珂內柳絲賢卿，和你，浮爾諦曼特做這次修交於老那威王的信使，不過這次交涉你個人的權力不得超過這國書細目中所定的範圍之外。你們前途珍重，莫辱使命，早去早歸。

浮珂：這次的恩命不待說，任有何事微臣等當得効勞。

王：朕深信兩卿誠意，祝你們珍重——

〔珂浮兩人退場〕

現在呢，內亞底斯你有甚麼事呢？你對朕說過你有甚麼請求，却是甚麼事呢？內亞底斯你對於丹麥王說有理由的話

的時候，決不可含默；你請求的是甚麼呢，內亞底斯？你不問朕叫朕把甚麼給你呢，腦袋沒有比和心更親近的，手沒有比和口更相輔相助的，丹麥的主座對於你父親的感情就是這樣，你想要甚麼呢，內亞底斯。

內 | 微臣惶恐得很，敢求陛下鴻恩准其重遊法國；陛下即位大典臣當得表示做臣子的職分所以由法國專誠歸了丹麥，但是現在，臣敢說，臣的職分已經盡了，臣的思想和願望依然傾向法國，所以不能不求陛下的恩許和恕宥。

王 | 你得了你父親的允許嗎？——波樂紐斯你怎麼說？

內 | 陛下，老臣本也不教他便去，那里當得小兒三番兩次的苦求，最後也祇好在他的決心上大大的簽了一個可字了；老臣敢乞陛下的恩准，讓他去罷。

王 | 你擇個吉日出發，內亞底斯甚麼時候都是自己作主，你隨心所欲的消受你的恩寵罷？——可是現在，我的姪兒同時又是我的兒子的哈孟雷特——

哈 | (向傍邊) 比族人稍微親一點兒，可是還說不到肉親。怎麼那些愁雲依然還懸在你的臉上？

哈孟雷特

哈 | 不然，陛下；我是曬多了太陽。

后 | 哈孟雷特愛兒，你快把那夜沉沉的臉色丟去，讓你的眼睛像朋友一樣的望着。丹麥莫始終用你那低垂的眼臉在黃土中尋你那高貴的父親。你知道那是很普通的事；一切有生之物都是要死亡的，就是通過自然界向永劫裏去。

哈 | 既。然。如。此。你。又。怎。麼。似。覺。得。那。樣。的。特。別。的。呢？

后 | 我似覺，母親！硬是很特別的；我不知道甚麼是似覺好母親。真正能夠表示我的憂傷的，既不僅我的墨水色的外套，也不僅這純黑的定常喪服，也不僅故意吐出來的風一般的長太息，不是也不僅眼中橫流的河，也不僅臉上憂慘的表情，以及其他一切憂愁的形式，方法，儀容；這些真是似覺，因為這是一個人所頑得來的把戲；但是我的心中另有表。不。出。的。悲。哀；那。些。不。過。這。種。悲。哀。的。裝。飾。和。衣。服。罷。

王 | 哈孟雷特你對於你的父親盡這樣哀傷的職分，可見你的天性純厚很可稱道；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父親也亡過一個父親，那亡過的父親，又亡過了，他的父親；做後人的一時盡

四五

哀悼之禮，也是人子應有的情義；可是一味任性的悲傷，這便成了不恭順的頑固；成了非男子漢大丈夫的愁嘆；表示他的意志對於天爲不正，表示他的心裏沒有定見，沒有忍耐，又表示他的理解力簡單而愚昧；因爲我們既然知道這是必然的事情，又是和其他接觸我們覺官的一切鄙俚之物一樣普通不過的，何以我們却偏要痴癡的把他放在心裏呢？這對於天，對於死者，對於自然都算是罪惡，就理性說來也非常不合；從來最普通的題目，便是父親之死，自有第一個屍骸以來，到今日做父親的依然有死，所以這不能不說是一必然之理。」我勸你把你那勸不轉的悲哀丟在地下，去，認朕做你的父親罷；教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你馬上可以承襲我的王位，我對於你的愛之誠，決不下於慈父之對於其子。你的意思是想再赴威登堡大學去，但這最和朕的希望相反；朕望你，勉留此地，做朕眼前的鼓舞者和慰藉者，因爲你既是朕的重臣，又是朕的親姪，又是朕的愛子呀。

后 哈孟雷特呀，你莫使你媽空祈禱一場；我所禱你，和我們一

塊兒，不要上威登堡去。

哈 母親，兒努力的服從你的意思罷。

王 甚麼，這不是一個很愛悅和美的答覆嗎；此後和朕一塊兒在丹麥住的好啦。御妻，請來；朕聽了哈孟雷特這溫順的自發的承諾，連我的心都微笑；今日不獨丹麥王應該舉杯爲壽，祝賀這件喜事，并且非大放祝嘏昭告雲霄不可，上天知道了，一定也響應地上的雷霆。同祝我們王家的喜事——去罷。

(全體退場，但餘哈孟雷特)

哈 咳！我安得把我這堅固的肉體溶融，分解而爲露珠！我不知道永在之神何以要定那一條法規認自殺爲罪惡！上帝呀！上帝呀！我覺得這世間一切的事業不知道怎樣的厭倦，怎樣的凡庸，怎樣的平板，怎樣的無益！咳！討厭！討厭！這世界就像一個蔓草不除的花園，那些蔓草，長的連實都結了，污穢的下賤的東西，蓬蓬勃勃的，滿目皆是。但誰想便弄到這步田地！死後剛纔兩月！不然，還沒有，不滿兩月！那樣一個聖神文武的國王；和現在這個國王相比，好像日神之於羊精，不

成比較；他生前那樣愛着我的母親，連天風都不許吹很了。她的臉。天地呀！我非回想不可嗎？甚麼，她時時要揉着他，就像他越供給她死的肉慾的增進越強盛一樣；可是，一月之中——我還是不想的好——咳！脆弱者，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不滿一月，她像賴阿碧夫人一樣滿身都是淚的。送我。可憐的父親的遺骸歸葬時所着的鞵子還沒有舊，何以她何以連她——上帝呀！就是那缺乏理性之論證的野獸一時也不能不哀啼宛轉——她却居然和我叔父，我父親的兄弟，其和我父親不同正像我和赫克爾斯不同一樣，兄弟結婚豈止沒有滿一個月？連她那揉傷了的眼睛上，那假淚之鹽的紅痕還沒有去。以前她就結婚了。這樣敏捷的跑向那親族相好的茵席，好邪惡的速力呀！這不獨不會是好事體，并且是萬惡之源——但是這真傷我的心，因為我不能不深藏我的舌。

何勒淑馬歲拉斯伯納多登場。

殿下福安！

哈|何| 逢着你這樣健康我高興得很！你是何勒淑君罷，——我或

哈 孟 雷 特

者忘記了你的名字。

哈|何| 殿下，小臣正是何勒淑

老哥，我的好朋友；我和你對換那個稱呼罷；可是你爲甚麼離了威登堡呢，何勒淑——那位是馬歲拉斯？

哈|馬| 正是，我的賢明的殿下——

我會了你很高興——（對伯納爾多）老哥，來得很好。可是何勒淑你當真爲甚麼要離開威登堡呢？

哈|何| 這無非偷懶罷，賢明的殿下。

你的敵人是這樣說我，我不得聽他的。何況你自己說你自己的廢話給我聽，那我更不會信；我知道你決不是偷懶的人。可是你到兀爾西樂兒來爲着甚麼事呢？你出發以前我們告訴你一塊兒痛飲罷。

哈|何| 殿下，我是來看你父王的葬禮的。

我勸你，不要哄我罷，學友；我想你是來看我母親的婚禮的。殿下，那真是隨後的事。

哈|何| 節儉得很，節儉得很，何勒淑，把喪禮所用的燒肉冷冷的拿來。在結婚席上咳！何君！我情願在天上會我的血海仇人，

四七

不願意看那天那種樣子！我的父親呀！我覺得還看見我父親一樣。

何 | 嘎，在甚麼地方看見的，殿下？

哈 | 在我的心腹中間看見的，何勒叔。

何 | 我見過他一次，他真是一代的英主。

哈 | 他之爲人，就把他放在人類全體中間來看，也再尋不出一個那樣的人。

何 | 殿下，我覺得我昨晚看見了他。

哈 | 看見了誰？

何 | 殿下，看見了你的父王。

哈 | 我的父王！

何 | 請你暫且不要驚慌，注意的清聽，讓我把這件怪事講給你聽，這幾位先生都是見證人。

哈 | 依上帝的慈愛，讓我聽罷。

何 | 一連兩晚這兩位先生，馬歲拉斯和伯納爾多，當他們守衛，守到夜靜更深的時候，便遇著這件事情。有一個像你父親的鬼影，全身自頂至踵，嚴御着武裝，在他們的前面出現，而

且用那莊重的步法緩慢的威嚴的在他們那嚇得昏了的眼簾側邊一連通過三次，相隔不滿一疇棒遠；那時候他們倆嚇得幾乎像煮成的肉糜一樣，啞口無言的站着，也不敢向他說話。他們暗地裏戰戰兢兢的和我說了；我第三晚便同他們一塊兒去守衛；那知道出現的時候，和那怪的樣子，都可以證明他們所傳的話句句真實而明確，那靈魂果然來了。我一看便知道是你的父親；那一雙手沒有再像的。

哈 | 可是那靈魂在甚麼地方呢？

馬 | 殿下，在我們守衛的那個高台上。

哈 | 你沒有對他說話嗎？

何 | 殿下，我對他說了話；但是他沒有回答半句；不過有一次我覺得他抬起頭來，張眉舞目，像要說話似的。可惜正是那個時候，晨鷄忽然高聲叫起來了，他聽了這聲音趕忙躲開，他的幻影便從我們的視線中間消失了。

哈 | 這真是怪事。

何 | 回我榮譽的殿下，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我們覺得我們的責任表上寫着有告訴殿下知道的必要。

哈| 不錯，不錯，諸位兄弟們，可是這件事使我耽心得很。你們今

晚還守衛嗎？

哈| 伯馬 守的，殿下。

哈| 伯馬 你們不說那靈魂穿着軍服嗎？

哈| 伯馬 穿着軍服，殿下。

哈| 伯馬 自頂到踵嗎？

哈| 伯馬 從頭至腳，殿下。

哈| 伯馬 那麼你們沒有看見他的臉嗎？

何| 既看見的，他把那軍帽前面海狸皮捲起了。

哈| 怎麼的，他是皺着眉頭的樣子嗎？

何| 他那態度與其說他發怒，倒說他含愁。

哈| 臉色是蒼白的呢，還是紅的呢？

何| 不紅，很蒼白的。

哈| 他定睛兒望着了你嗎？

何| 一刻兒也沒有轉過眼睛。

哈| 我可惜沒有在那兒。

何| 你若在那兒一定驚訝得了不得。

哈 孟 雷 特

哈| 也許，也許。他停的時候久嗎？

何| 恰合一個人用相當的快慢數到一百的時候那樣久。

哈| 伯馬 還要久些，還要久些，

何| 可是我看見他的時候祇有那樣久。

哈| 他的鬚鬚是灰白色不是？

何| 是黑色中間雜着些銀白色，和我所有見過的先王在生的

時候的一樣。

哈| 我今晚要去守望，或者他依然會走出來。

何| 我敢保證他一定會出來。

哈| 若是他果然裝着我高貴的父親的樣子，我一定要和他說

話，那怕那地獄會張開口不許我作聲。我奉求你們諸位，若

是你們到現在還沒有把這個光景對人家說過，那麼，請

讓他守着沉默，就是今晚無論有甚麼事情發生，你們也祇

可心裏知道，不可拿起嘴裏說。你們的好處我總有報答的

時候。那麼，再見罷；今晚十一點鐘和十二點鐘之間，我到高

台上來會你們。

全體 我們當謹盡對於殿下的責任。

四九

哈！我們互相友愛着；再見——

(一齊下場單剩哈孟雷特一人)

我父親的靈魂披着甲冑！一切都不吉祥；我疑這中間一定有些醜惡的行爲；夜晚趕快來罷！我的心靈啊，你還是坐着靜候那時候到來，黑幕終久要揭穿的，那怕全地球把他壓着，不許人類的眼睛看見。

(退場)

第三場 波樂紐斯家之一室

內亞底斯與婀翡麗亞登場

內 我的必需品都擎上船去了；再見罷；可是，妹妹呀，有順風的時候，有便船的時候，請你不要貪眠，多寫信給你的哥哥呀。你還疑那件事嗎？

內 因為哈孟雷特殿下那種輕佻的恩寵祇能當他是一時的高興和少年血氣的遊戲，就好像小陽春暖中的一朵紫羅蘭。雖然開得早些，却不能長葆，雖然長的鮮美，却不能經久。芳香賞樂都是一剎那間事，以外再沒有別的了。

內 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呢？
你莫管他，此外有甚麼因為自然的增殖并非專長筋力和

體軀，必等我們全身長了然後心意和精神之內的作用纔隨之增大。他現在也許真愛着你，也許現在沒有甚麼污垢和詭譎來玷污他的德意。但是你不可不怕的，就是他的身分是金枝玉葉，他的意志也不是他自己所得，而有因為他是他的身分的奴隸，所以他怕難像寒賤之士一樣，自己開拓自己的運命，他之選妃關係全國的安危，選擇的時候，既要受輿論的限制，又要經元首的裁可，所以假如他說他愛了你，像他那樣特別行動地位的人所說的話，你雖再蠢也不要信他能見居實行。丹麥全國的輿論若不贊成他的話就不作用了。若是你用太輕信的耳朵聽了他那詩歌一樣的話，或動於他那縱情任性的苦求，失了你的心，乃至失了你那節操的珍寶的時候，你量一量你所受榮譽上的損失有多大。你要戒懼，婀翡麗亞你要戒懼，我的親愛的妹妹，你要伏在你的情熱的後營裏，面躲開那情慾的射擊和危險。真靜的姑娘，若是讓明月窺了，她的美麗都要算沒。有規矩的。雖淑德的化身，每逃不開誹謗的打擊，陽春的嬰兒於含苞未放的時候，便為毛蟲所侵蝕，也是極常有的事。

在我們朝霞煥彩白霧流珠的少年時代，也最怕的是傳染的毒症。所以，你要謹防；最安全的方法祇在戒慎恐懼裏面。少年時代每容易對於自己謀反，那怕沒有一個人去誘惑他。

綱

我把哥哥的教訓當作我心裏的警衛，常常保存他的効力罷，可是好哥哥，你切莫學那些沒有品行的牧師一樣，指示人家一條險峻的荆棘的天堂的路，而他自已却好像一個驕於疏放的花花公子，走着一條流連荒亡的像滿開着連馨花一般的道子，全不管他自已對人家說的甚麼話。啊！你不必替我就心罷，我在外面住的太久了，我的父親來了。

內

波樂紐斯登場

兩回的新禧便是兩回的福惠；第二次辭行真是偶然的喜事。

你還在此地，內亞底斯！上船去，上船去，你真可笑！你看，好風，坐。在你那征帆的肩，上滿船人都在等你。好呀，祝你一路平安！可是我還有幾句教誡你的話，你要切記，你心裏有甚麼

內 | 波 | 內 |

思想口裏不要說出來，同時於你不相稱的事也不要對於朋友祇可交好，不可狎邪。朋友中有認爲很可交的就要用鋼鉤子把他們捉來放在你的靈魂上，可是對於那些剛蟬化還沒有生羽毛的相識，就不必過於周旋，把你手掌的皮握粗了。注意莫入是非之場，但是一入了，便要教對手知道你的斤兩。無論誰的話，耳鼓可任他們打，但口河決不可爲他們開。甚麼人的意見都可以領教，但總莫替人家裁判。囊裏有錢的時候衣服穿的合式一點也可以，但不要過於時髦，闊綽可以，但不可華麗，這在法蘭西的上流社會裏是再攷究再內行沒有的。關於銀錢你既不可做借者也不可做貸者；因爲貸款給人家，每每把本錢和朋友都失掉了，而借錢進來，每每把儉的鋒銼弄鈍了。最後還有一句頂要緊的話，就是你對於自己要忠實，那隨着一件事，像晝之與夜一樣，就是對於別人不可虛僞，再見，替你祝福！

父親，兒子就此告別了。
時間已經快要到了，你去罷，你的聽差的等着你呢。
再見，綱，波，麗亞！我對你說的話，你都要記着。

波 | 哥哥所說的話，都鎖在我的記憶裏面了，你自己把那鑰匙好生收管着罷。

內 | 再見。 (退場)

波 | 是甚麼一回事，婀 翡麗亞你哥哥所告訴你的？

波 | 承爹爹下向，那是關於哈孟雷特殿下事情。

波 | 哈哈，那正留心得好：人家告訴我，他最近常常和你密會，你自己對於他的話也非常聽從，全不加甚麼思致，若是這

話是真的——因為有人告聽我要我注意——我告訴你

說，你全不懂你自己是我的女兒，並且是一個千金小姐，你

兩人之間到底有些甚麼關係呢？你說實話給我聽。

波 | 他呀，爹爹，他近來對我立了許多疼愛我的盟約。

波 | 疼愛！笑話！你說話真像一個未出閨門一步的女孩子，陷在

絕地的中間還不自覺，你信不信他的盟約呢，像你所稱呼

他的？

波 | 爹爹，我也不知道要如何想法纔是。

波 | 哈哈，我告訴你罷；我看你真是一個三歲二歲的小孩子，你

把他那種手票當作可以兌現的真正貨幣一樣，你還要把

你自己更看重些，否則——不是說着夢的——你會把我看成傻子了。

波 | 爹爹，他對我叨叨絮絮說愛情的時候，總是很莊重的「模樣兒」。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波 | 而且，爹爹，他還發了天上所有一切神聖的誓來證實他的話。

說的堂皇冠冕呢。總之，簡單說起來，從今以後，那怕一刻的工夫，我都不願你破費了去和哈孟雷特殿下說話。我吩咐你，你應該記着去罷。

炯：爹爹，我服從你。

(退場)

一 簇葡萄

法國阿拉多耳法蘭西原著
何魯之譯

我真是有福的。我真是很有福的。回憶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僕婦都很像是些很溫和的人物，很像是親見世界開闢的人物一樣。他們在人類裏頭，可算是不朽的，真少見。他們照料着我不去做壞事，真是確實可靠。我覺着在他們的左右，實實在在得了一個安甯。至於我的母親對於我的那種慈愛心，尤令人永遠不能忘掉。每每我想着那種安甯的樣子，我就想同那個在幼穉時代的我親一親嘴。還有那些知道很難在世界上保着一個完全的天真，他們偏偏要留着一個依戀心使人記念他們的，我也想同他們親一親嘴。

我真是有福的。許多平常而神祕的事物，都來占據着我的思想。這些事物，毫不爲他的自身，偏在我的生活中間湊了材料。我

一 簇葡萄

的生命真渺乎小矣，但是這個正是生命，即是事物的中心，即是世界的中心。你們沒要笑我所說的那一些話，或只由友誼的笑一笑，你們試想一想：凡生活的，即是一隻小狗，也是在事物中間的。

我真是有福的。我又能看，我又能聽。我的母親他不使我發生有趣的好奇心，他是不半開他那個玻璃櫃子的。在那個櫃子裏，究竟有些什麼呢？內中所有的：不過是些衣服，香袋，紙板，盒子而已。盒子有各種樣式的，有非常奇怪的。今日我很懷疑我那個可憐的母親只弄的盒子在那裏；但是這些盒子是不許我去撫摩的，只誘起我發生些很深的想像罷了。我的玩具也弄得我的腦筋不甯靜，但是爲人允許我的玩具，也就是我所希望的，因爲我所保有的這些，對於我毫無所謂神祕，但只有趣而已。最好是那些我夢想的玩具，真箇何等美麗啊！還有一個最靈妙的東西，即是一大些線形合圖式，爲人能從鉛筆或鋼筆底下可以取出來的。我畫了幾個兵，我又畫了一個蛋形人頭，上面畫了一頂有纓的軍帽，帽是我經了好幾次審查之後，才把那頂軍帽畫在那個人頭上，直把眉毛掩着。我又想着花，又想着香，又想着華麗的

棹子，又想着最美的衣服。我的羽毛方冠和我的雜色長襪，倒給我添了些矜氣。但是爲我最喜歡的，還是房屋，空氣和光線。我總覺着我的生活有一種溫和氣象把我圍繞着。那個小鳥不愛他的細毛鳥巢啊。

我真是有福的。我真是很有福的。可是我很羨愛一個別的小孩子，他叫阿爾峯斯。我不知道他別的名字。他的母親是一個在城裏的洗衣婦人。他終日就在院內或牆上玩耍。我常從窗上望着他的污垢的面孔，一頭亂蓬蓬的黃色頭髮，穿了一條沒褲腳的褲子。他就拖起一雙舊鞋在河溝裏頭玩。他天天都同着那些廚婦周旋，常常總是握些耳光得點夾肉的陳麵包皮子。有時那些馬夫又叫他用水桶向自來水汲水，他鼓着力提着水桶，一張通紅的臉，舌頭也伸出口外，我很羨愛他。他又不像我要讀楓丹做的寓言，褲子污垢，他也不怕挨罵。他見着先生太太，他也不留心問候。無論早晨晚上，天氣好與不好，簡直一點不關他的事。他也不像我有洛里的船和機械的馬。他玩耍也非常自由。他就玩弄他捉着的麻雀。他又玩弄那些同他一樣飄流的狗子。他又玩弄那馬房裏頭的馬，總是關到馬夫拿着掃帚頭向着他，他才出

來。他又自由又胆大。他常望着我在窗子裏頭，好像人家看籠裏的雀兒一樣。

五四

這個院子是一個很快樂的地方，因爲很多的牛馬和作工的人來來往往。院子也大。中午的時候，院子關起門來，又老又枯的葡萄樹在上面盤結着，太陽晒在上面，仿佛像一面鐘一樣，上面的數字，彷彿是被太陽和雨水抹去了。我不知不覺的看見斜影斜射在石頭上，我就非常驚異。我追想這些往事，惟有老院子這一件事對於今日的巴黎人，猶是一件最異常的事。巴黎人的院子之大，見方不過四適當，可以望見一塊兒天，很像一張手巾，其上有五層儲飲食的涼籠在那裏斜橫着，這倒是很有用處，但是不大衛生。

有一天這個院子裏很快樂。早晨的時候，各家的女僕都拿着罐子在自來水前取水。午後六點鐘，各家的廚婦又拿着黃銅的籃子淘生菜。一面淘菜，一面又同着那些馬夫談話。那個時候，院子裏的石頭地是敲開了的。人家雖是敲開，還是要鋪上的。恰恰那時都在取水，差不多院都弄成稀泥了。阿兒峯斯站在裏頭，好像神話中的羊身人頭的人一樣，從頭至足，都是泥水。他還非常高

與去搬石頭。既而他抬起頭望一望我，他做了個手勢叫我下去，我倒很想同着他去搬石頭，因為我在房間裏頭沒有石頭可玩，等到院子的門開了，我就跑到院子裏去。

——你看我，我向阿爾峯斯說。

——搬這個石頭，阿爾峯斯向我說。

他的神氣很野，一副啞喉嚨的聲氣。我也就聽他的話。我正把石頭搬起，陡覺一個人把我從地上抱起走，這正是我家的僕婦。他氣憤憤的把我抱着，他又用馬賽的膀子給我洗滌，他又責備我，說我同着放蕩無賴的孩子一塊兒玩。

——阿爾峯斯，我的母親也說，他是沒受過教育的，這不是他的過錯，這是他的命苦，但是受過教育的孩子總不應該同着沒受教育的來往。

我是一個很聰明的，很有思想的小孩子。我就長記着我母親的話，我對於阿爾峯斯的情感，也就完全變過了，我一點也不想他了。不然，我一時就發生了一個驚恐的心和憐惜的心，這不是他的過錯，這是他的命苦，我的母親這句話，倒把我對於阿爾峯斯的心弄亂了。媽媽，你給我說這一句話倒很好，在我的最幼的

年齡上，你就給我說明窮人的無罪，你的話真是好的，這就是我在我的生活裏頭從此遵守下去的。

這一次這句話很有效驗，我也感動那個不受人愛的小孩子的運命。我就設法把我的憐惜心表示給他，我想同他親一親嘴。但是我看着他那一副不馴的面孔，又不乾淨，很不能受我的親嘴，我的心裏也就不願意了。我尋了許久，要想送他一件我能做到的東西，我很覺困難，我想把我的那個多餘的無尾無鬚的機械馬送給他。究竟是不是送一匹馬就可以表示憐惜呢？應該送一件相宜的禮物給那個不討人愛的小孩，或者送一些花嗎？在客廳裏頭還有幾紮，一紮花可以當一個親嘴了。可是花我很疑惑阿爾峯斯是愛花的，我在飯廳裏頭周旋了一會，很不能決。突然我快活的鼓起掌來，我尋着了！

在那個廚棹上面，一個高裝盤內裝有絕好的楓丹白露的葡萄。我爬上椅子，我就取了一簇很長很重的葡萄。這一簇差不多去了盤裏的四分之三。這些葡萄顆子，要綠不白，有一面都變做金色了。人家一定知道這種葡萄到了口裏是會自己慢慢化去的。但是我沒有嘗過。我就跑在我母親做事的棹子裏去尋線團，

我就把葡萄拴在線的尖端上。我靠着窗上的鐵欄杆喚阿爾峇斯，我就慢慢的把葡萄墜到院裏去。那個小孩聽着我在叫他，他兩手就把披在眼前黃色亂頭髮分開，定睛望着葡萄恰恰到了他的膀上，他就把線扯斷，跟着他又抬起頭來，把手放在鼻上伸起舌頭向着我做過怪象，他拿着葡萄就跑了：我的小朋友些都沒有向着我做過怪象，我一時就憤怒起來，但是我的尊重心又把我壓抑了下去。我想我做得很好，沒有送他的花，又沒有同他親嘴。

我的怨恨就在這個思想上消滅了，要知道如自負心滿足，別的也就不甚重要了。

然而我的興致掃光了。我想應該向我的母親承認我的荒唐。我錯了，我的母親責備我，但是他還是喜歡的。我望我母親的眼睛，還是帶着笑意。

——應該給他些有益的東西，不應給些以外的東西，給人的東西也應審慎。我的母親向我說。

——這是幸福的祕訣，知道的人很少。我的父親也說。
他麼，他倒是知道的！

比愛情還重大

«Greater than love»

英國伊文斯 (Carados Evans) 著

惲震譯

愛可拖曉得天已經亮了，就推開被頭肩褂，走下樓梯，開了廚房門的鎖，走進門去。

她對一個剛走進門的少年男子說道：「好呵！我今天起來得怪遲，孩子，你快去把牛牽了來罷。」

「愛可拖，你何必這樣性急，那些老畜牲不就近在這兒嗎？」

愛可拖跪在火爐面前，把金雀花燒着。回他道：「桶都在牛奶房裏，你先去，我這裏弄好了也就來。」

那少年男子慢吞吞地踱到牛奶房裏去。他拿着兩個桶一個木盆走回來，把木盆放在地上，自己坐在盆的邊上。他說道：「今天是海塔節呵。」

愛可拖側轉臉去，避掉爐火裏出來的煙，口裏喊道：「真的嗎，真的嗎！薩莫孩子，你爲什麼不早些說？」

「愛可拖孩子，告訴我，今天你坐誰的車子去？」

「薩莫，幾尼的兒子，誰告訴你我今天要去？」

「你笑我嗎，愛司拖告訴我，那個載你一起去。」

「我自然要到馬發海灘上去的，但是阿呀，那個和我坐一車呢？」

薩莫道：「明明有着，爲什麼又要問那個？」

愛司拖把泥炭慢慢劈開，隨口說道：「馬發真是個好地方。」

薩莫道：「好女孩子，坐船去不更好嗎？告訴我，你今天要和我在一起玩。」

愛司拖道：「哼，那凱出林又怎樣呢？你要是不和她在一起，她不要說話嗎？」

「愛司拖你何必再提起那凱出林？」

「大家不都說你討凱出林的好麼？她肚皮慢慢的大起來了呵！」

「愛司拖，愛司拖！你要把我弄得發狂了。那些老話，說他做什麼？凱出林早有別人去愛她了。要是我死了，我才再去愛她。現在你還相信不過我嗎？」

愛司拖把他弄着玩，說道：「薩莫孩子，你不記得四月裏我送

比愛情還重大

給你一把刀嗎？」

薩莫把刀一拔就出，在鞘皮帶上磨了一磨，說道：「我真感激你這柄好刀，你不記得我把這刀戳死一隻豬麼？」

「不錯呵，怎麼樣呢？」

「喂，我又記起來了，大家都說你是從一個山樓上收得來的，」薩莫說。

愛司拖一跳就起，看住了他。他樣子還是和尋常一樣：一個背不很長大的少年，臉上從沒有修理過，滿蓋着棕黃色的頭髮，眼光也很遲鈍。

愛司拖反而笑起來了。她說道：「孩子，你懂得什麼？」

薩莫接着說道：「太太說，我不應該和一個不儉儉的女子結婚。」

愛司拖道：「你的娘老幾尼說的真不錯，你只好和凱出林混在一起。凱出林固然醜，臉上還有許多惡瘡。但是你聽着，薩莫，我是將來要做貴夫人的。我不願意嫁你這樣的粗漢。」

愛司拖捲起袖子，著上圍裙，喊道：「爲什麼你像驢子樣的坐着？走罷，去做你牛奶的事。」

薩莫挨着急道：「愛司拖女孩子，你到馬發去不去？」

愛司拖回答道：「自然我要去的。可是不同你一起去。我那裏找不到個情人？」

於是他們就同出去到牛棚裏，給他們主人老歇密擠牛奶。擠的時候，他們齊唱着山歌道：

「格溫是只好牛！」

她的奶漿真多！

再多些，小格溫啊，再多些，

格溫是只女孩子的牛。」

他們唱着，就把牛奶擠個儘量。牛奶擠到好，愛司拖急忙把禮拜日穿的大衣披起，把前額上紅髮梳得整齊，就坐到老歇密的稻草車上去。車上除了愛司拖薩莫之外，還有許多人，因為習慣是這樣，在海浴節那一天，佃主許佃農奴僕都到馬發海灘去玩。歇密的車子到馬發的時候，露水還沒有乾，日到正中，蒙塔地方的人也都來了。其中有一個人說道：「你下海來罷，讓我們今天大家洗洗身體。」男子都赤裸裸的洗着，女人下身稍爲遮些短褲，也就下海去洗。

愛司拖一到馬發神氣完全換了一副，假裝自己身分在衆人之上，一個人獨自坐在峭壁的影子裏，恰好那預備做牧師的少年馬立斯走來看她。馬立斯先生丰采極好，黑的大衣，白的領圈，白的袖口，脚上著一雙棕色帆布的鞋子。

馬立斯脫掉他頭上的黑草帽，和愛司拖說道：「你是從普來士鄉紳家裏出來的嗎？你不就是他的女公子嗎？」

愛司拖詫異道：「好奇怪的孩子，你說什麼？」

馬立斯道：「我看你好像一位貴家小姐。」

愛司拖到底是個不明白世故的人，愛擺空架子，聽了心裏歡喜。

馬立斯接着道：「是不是真的，快說，你從那兒來的。」

愛司拖道：「你不是說我是普來士鄉紳的女兒嗎？」

「哦，哦，到底不錯，普來士先生真好福氣！」

愛司拖回轉眼光來看看那些洗浴的人。凱出林和另外一個女子站在水裏，水淹沒到膝蓋那樣高；她們兩個中間，是薩莫手攙着手。她又聽見波奢戴維司遠遠從岸邊喊道：「薩莫孩子，不要弄溼了！」

馬立斯把手指尖放到耳朵裏去抓癢，一面歎氣道：「算到現在，聖教快要二千年了，他們都應該懂得要尊重傳福音的人。」

愛司拖道：「做個傳道的人，真是很榮耀。」

馬立斯接下去道：「做個傳道人的夫人，也很榮耀。我將來的事業大得很呢！」講到這裏，忽然聽見海邊許多女人一陣吵鬧：

薩莫在水裏打架。愛司拖向海邊移近些坐着。

馬立斯問道：「你到那裏去？你要和他們一起洗澡嗎？」

「爲什麼不要？」

「你看他們多少沒有禮貌。小姐，你且坐在這裏；要是你果真要洗澡，還是到石崖後面去，脫了衣服洗，那就沒有人來看着你了。」

海邊吵得愈加利害了。洛特和史苦林泗水向着薩莫這邊來。

愛司拖果然聽了馬立斯的話，轉到石崖後面，在一個石洞裏卸下衣服，走到海水裏去，她把身體洗擦乾淨了，就站在太陽光裏曬着。等到她再從洞裏出來，馬立斯又走來和她說話：

「你想必有些餓了，到洞裏去我們吃些餅乾罷。」馬立斯就把

她領到洞中深處，一些看不見外面。他把一雙白手放在愛司拖

肩上，慢慢移動下去，經過胸部，直到腿灣下。那時候愛司拖心都醉了。

忽然愛司拖聽見外面有人叫喚她的名字。馬立斯對她道：「乖孩子，不要理會他們，我們的事不要給別人曉得。」

薩莫儘着喊她的名字，崖前崖後，海邊上，都喊到；又跑到附近不認識的人家，逢人便問。天快晚了，他對那一班同伴女子暴躁道：「好姊姊，愛司拖到那裏去了呢？」

凱出林嘲笑他道：「愛司拖恐怕在那裏吃好東西咧。」

薩莫咆哮道：「你們說，到底看見愛司拖沒有！」

波奢戴維司道：「咄，咄！那孩子什麼事發了瘋？凱出林你還是把他抱上車，帶回到你床上去睡罷。」

薩莫催促道：「你們說，到底愛司拖淹死了沒有？」

凱出林高聲笑道：「淹死嗎？果真死倒好了。」

波奢戴維司道：「那小娼賤真不是個東西。」

薩莫狂叫道：「我的好姐姐呵，你們到底看見愛司拖淹死沒有呢？」

波奢安慰他道：「薩莫好好和你講，不要把那下賤東西來自

尋煩惱罷。」

薩莫道：「天呵，你的話真笨極了，波奢我沒有愛司拖怎樣回去交代呢？」

「薩莫孩子，那不是凱出林嗎？你和她沒有關係嗎？」

老歇密的稻草車已經推上大路，預備出發。薩莫向那趕車子的人說道：「好兄弟，愛司拖不來，請你不要起程，她也快要來了。也許她正在睡着。」

凱出林接口道：「恐怕睡在男人的懷裏哩。」

薩莫不理她，只管把手撮着嘴，用力叫愛司拖的名字。

大衆都上了車，薩莫還站在路上。

凱出林喊道：「薩莫你去找她罷，再去問問鬼看見了她沒有！」

老歇密的馬慢慢起程回家去了。

薩莫又趕回海邊：那時候晚潮來了，他只管走進水裏去，叫着，哭着，歎着。最後他在大路上看見愛司拖了，一股憤火從心底燒起。因為他從前愛她，所以現在益發恨她；他恨得比以前愛她還要利害。相隔不多幾步，他看見愛司拖同着一個少年男子，他就爬前幾步，聽他們說些什麼話。他聽得愛司拖說道：

「你現在怎麼把我丟開？我要跟你一起去。」

那男子道：「小娼婦，不許開口。你爲什麼在我神聖的眼睛面前，賣弄你的身體？」

愛司拖道：「方才你不是把好話來騙我的嗎？」

那男子道：「你真是罪大惡極了，快些滾開，不要在我面前。上帝呵，讓我懺悔，饒恕我吃了那淫婦的果子。」

薩莫偷偷的走到他們面前。

他喊道：「小流氓，你發了什麼昏，敢來污辱愛司拖！」

馬立斯看了看薩莫的臉，吃了一驚，掉轉身來就跑。薩莫拔出刀來，趕上去揪住，一刀殺死。那刀劈中了腦袋，好容易才把鋒口拔出。他回到愛司拖立的地方，一刀又把她殺了。

伊文斯 (Caradoc Evans) 是英國最近的小說家和新聞學家。他小時候家極窮苦，在布店裏做學徒做了十二年，後來才進報館當主筆。他最近的著作是「我的鄉鄰」，一千九百十八年出版。這一篇諷刺小說，却是從白利查所編 "The Creative Modern Stories" 裏選出來的。白利查讚他對於人情社會，懂得實在透澈，可以算得英國近代小說家最可以享大名的。

一個人，只此已經可以想到他著作的價值了。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A) 巴黎分會之成立 巴黎分會，已於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茲將其通信員陳登恪君之報告錄後。

少年中國學會諸君鑒

在法同人從前多半居巴黎，於精神上形勢上，皆極聯絡一氣，自無特別成立分會之必要。近來離開巴黎，往鄉間或他省者日多，如許德珩往帝維 Dion 曾慕韓往墨蘭 Mélan 李劫人往拿米兒 Lamure 胡助往里勒 Lille 李璜往蒙百里 Mont-Felher 何魯之移居於哥倫布鄉間 Columbes 同人等深恐精神渙散，遂全體通過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巴黎分會，以資聯絡。使精神不致渙散。形勢不致漫無頭緒。分會規約如後。

少年中國學會巴黎分會規約

- (第一條) 本分會定名為少年中國學會巴黎分會
- (第二條) 本分會以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組織之
- (第三條) 本分會每年開常年大會一次在每年暑假期間舉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行討論一切會務

- (第四條) 本分會每禮拜日在巴黎之會員開談話會一次談話所得隨時報告月刊編輯部不在巴黎之會員應每月向本分會通信一次報告其一月中生活學業情形

- (第五條) 本分會設書記一人主開大會時記錄及招集會議時通告并對外接洽諸事

- (第六條) 本分會設通信一人主與各處通信並編製及保存一切文件

- (第七條) 書記與通信任期一年但得連任

- (第八條) 本規約有會員二人之提議及過半數之通過得修改之

- (第九條) 本規約自本分會成立之日起為有效

附錄本會通信處巴黎 69 Rue Gay Lussac

三月二十七日開少年中國學會巴黎分會成立會，在巴黎之會員皆到。並投票選舉書記及通信。其不在巴黎之會員，則通信選舉。最後之結果，周太玄得最多數當選為書記，陳登恰當選為通

信。

巴黎少年中國學會分會報告 四月三日

(B)儲金團之進行 本會儲金團，本由少數會員發起，現在希望普及到全體會員，特擬定詳細辦法。茲將此項辦法錄後，盼望各地同志注意。

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儲金團

我們為將來經營各種事業預籌基金及養成儉樸的美德，因而相約儲金。事業是屬諸未來的，儲蓄也是個人的事，本來用不着什麼組織。不過我們中國人向來沒有儲蓄的習慣，一個人是很不容易實行，才不得已而有這箇組織。可是下面所說的儲金率，只是我們的一種希望，儲與不儲，多儲少儲，全是個人自己的事。總之我們是取自動主義，自由的辦法。喂！好朋友，你也願意加入麼？

(一)凡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之有職業而月入在三十元以上者，按月儲收入百分之五。願多儲或未有職業而也儲的，我們自然是更歡迎。有鉅額之收入，而不願儲的，我們也不勉強。

(二)願儲的款，按月寄交學會會計劉仁滯君。(北京大興第一

宿舍)會計當給儲金者以收據。

距離遙遠或儲款少的，數月一匯也好，但收入是按月進的，務必按月自己儲下才好。

最先實行儲金的是左舜生，余景陶諸位，他們當時沒有告訴別人，儲金者全屬滬甯幾個同志，曾推定惲震君經理。後來蘇演存君提議儲金向全體會員公開，擬以學會會計為當然經理人。已得到君與北京同人同意，舜生景陶等很贊成，因把上海方面儲的也匯給劉君了。學會會計經理儲金事，對於儲金者是一種代為保管的性質。

(三)會計收到會員儲金後，於三日內存入當地的殷實銀行。現在暫存入郵便儲金局，因為郵便儲金局比本國任何銀行都可靠。郵局匯票可代現款，逕行儲入，如此更可省一層手續。儲金可用會計本人的名義。

(四)會計應製備儲金登記冊，(內分儲金者姓名，儲金數目，收到月日，存入郵便儲金局日期等項)與儲金雙聯收據冊。

(五)會計於每三個月將儲金總額數報告各儲金者一次。

(六)儲金團有新分子加入時，會計須向儲金者報告。

(七)儲金俟略有成數，可利用時，可由儲金者一人或聯合數人將用途向全體儲金者提議。其有不贊成該項用途者，可另提用途，或願暫不提用，繼續存儲者均可。總之沒有儲金者本人的同意，無論何人，不能把別人所儲的以任一種方法處置之。

(八)儲金者脫離學會，其儲金當然是照所儲的數目，與應得的利息，取回。沒有脫離學會而欲退出儲金團者，亦可向儲金各同志說明理由，將儲金取回，惟應得的利息應扣出，以彌補關於儲金事務的費用。

(九)關於儲金事務的費用，由儲金者自由捐墊。

一九二一·五·六。

(C)會員消息 陳君愚生已由重慶到北京，爲其夫人料理葬事，事畢擬仍回重慶。沈君澤民已由蕪湖回上海，張君開天仍居杭州裏西湖大佛寺彌勒院。楊君效春已定赴安徽宣城第四師範，担任教職。易君家鉞於今年二月十五日函本會執行部自請出會，現已由評議部一致通過。

會員通訊

會員通訊

光新

昨天晚飯過後，想了一大堆心思，煩悶之極。出房門不幾步，便有校中傳達送了幾封信來。中間有一封，是舜生轉你的信。你的信中間問我：「你主張加入舊職業界，你也覺得有勉強遷就之感麼？」朋友！我真有無窮的勉強遷就之感，我正爲這墮入煩悶中了呢。

實在我從去年便很感覺舊事業的不足爲，自己理想事業的不可不創辦。我去年到此處雖承他們大家好意，處處與以優容，我終想得是鬧碼子，混飯吃，無聊之極的事。有一次沉悶之極，便草了一首「利那的感想」。

昨天驀然地想起來，這魂魄還不會有個地方安放。

這漂零的生活，令中心每覺悵惘。

我待要不努力，眼看見許多天使樣的少年，一個個像我樣的墮入劫障。

我待要不努力，這罪孽深重的人類啊！又處處的打消了我的力量。

是我對不住人類麼？是人類對不住我麼？

我愉快的靈魂，亦似乎感覺痛苦了。這似乎是我聽見了我靈魂的哀唱。

我知道我應該努力，但我應該有更合宜的努力地方。

長鍊歸來乎！何處是我的家鄉？

令我這一顆柔軟的心兒，永遠的這樣繫思懷想！

我說這是一剎那的感想，其實何曾真是一剎那的感想？一天過這種漂零的生活，一天總少不了這一種隱痛。我雖說為我的理想奮鬥，但我的理想還不知甚麼時候能有一大部分實現，而我先可要憔悴死了。咳，過這種生活，何曾是我的願意啊？

我所覺得的苦痛，並不是說有些地方要犧牲品節，玷辱志氣。亦不是說有些地方要妨害我讀書求學。我自信在這些事中，我獨來獨往，不受甚麼拘牽羈絆。只是我看這種教育，實在看不上眼。我總像不能為同學做點有益的眞事。所以我想我在這裏，雖然又賺了錢，又讀了書，總覺對不住這幾個錢，對不住社會。這都是證明我一向舊事業不足為的感想。

這裏校長的人格，大致我還相信。同事惡習亦還不多。同學明擺着有一部分是大有希望的。把標準懸低點，本亦不是絕對不

可以有為。只是我的心總不要我這樣想。我總不願我長久做這樣的事。因為（第一）辦事人只圖各自辦事便利，不能為此校立個可久的規模。官立學校職員常會更易，這種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辦法，我很信不是切實的努力。（第二）居教育者地位的，有些人根本上對教育沒有甚麼信仰，更談不上研究改進的話。（第三）很少真想為學生做點事的。又彼此理想不同，不肯誠心協商，徒以手段做個面子帳的聯絡。（第四）教師學生接觸很少。接觸時又極不自然。這樣所以畫了條很大的鴻溝，很難有眞正的相助。（第五）因教師不盡得力，而且又常常更換，所以學生功課不能計日程功，結果都為應付課程中英文數學，惟日不給，談甚麼課外自學，課外活動，都是欺人的話。（第六）學生固然有些不向上的，他非真願估過，只是自己志氣勝不過引誘。教育者不願，而且亦不能幫助他，以致坐視他輾轉爭持，結果仍不免墮落於罪惡之中。這真是最可痛心的事！

你說你主張「有時偶與舊職業界為緣，亦是以這種職業界的事務，與我理想目的相合。」其實這些話在我已久絕了這種念頭了。我信舊職業界比較好的，大概亦不過如此校今天情形，

究竟決不能與我理想目的相合的。因舊職業界是已成功的事業，需人必多，任人即不能極從嚴格。因之同事之中，理想，志願，知識，品格，各各不同。這樣從那裏產得出我們的理想事業。況且要一件大點的事能夠成功，少不了分工互助；要分工互助，少不了先於同事中有相互的了解。現在舊職業界中，只是以飯碗主義號召聚集一般素不相知的各色人物，從何能做得出與我理想目的相合的事。我真想我今天如遭貶謫，這簡直不像是人的世界。你還怕我不覺得勉強遷就之感麼？

不過你說「若是舊職業界中終無實行我們理想的機會，則只有長揖而去，不必再與周旋。」這是本於你「我們的理想事業若無適當機會，我們甯肯不辦」的見解。這我却不以爲然。我決不是說無論受如何委曲總要攀附着舊職業界，或者如你所謂向這一條路走的許多青年朋友做的事。大概我所謂委曲，便是如我今天這一類的感想。我就情感方面說，真怕這種痛苦我承受不住；就理性方面說，我又硬想我須勉強忍受。因爲我究竟想，假定我「長揖而去」在我個人生活問題，我儘有維持方法；最大的損失，只是家庭最後的安置又須展緩日子；但這都還不

算件事。只是我因不作這等不願作的工，更不知何時能創得出自己願做的事來了。我真不敢任性像這樣做。

若僅僅說個人生活，至少我相信我自己誠無就此種職業的必要。其實只要肯刻苦，肯實心去過鄉村生活，就如我們大家，正何必還用學補皮鞋做麪包，求這種捨近圖遠的生活？但肯一個月只要三元五元，或者還不怕無願做的工做。我所怕的，未必同志人人願這樣刻苦，而且亦未必人人能這樣刻苦。譬如我在最近兩三年，爲敷衍老父，亦求家庭最後安置起見，每月便望爲家庭籌一二十元最好是四十元。這便有些近於不能刻苦。我這樣的做法，或有些是未能免俗，不知你或別的朋友作何批評。但我這種做法，還是多半爲便利最後的安置，並不如一般人養家的思想。我盼望能這樣辦下去兩三年，家庭便再無我的負擔，可以所有的供獻社會了。若有爲無論甚麼原因，他不能安於三元五元的生活，不能安於補皮鞋做麪包的生活，他有入舊職業界的必要的，我當盼望他認清他所就的職業，只是因他個人生計而委曲遷就，不要反自欺的認這是與他理想目的相合。我說句籠統話，舊職業界無論如何總是不應不勉的。不會有與我們理想。

目的相合的事。

至於談到辦我們理想的事業，我今天本不堅持定要作我們不願作的工去賺錢做事。但我想這個意見或者究竟是不錯。我不知你或有些別的朋友，是不是想着我們但得補皮鞋做麵包，同時自然能得機會，有人幫我們出錢做理想的事。或者當真你們一天抓着皮鞋麵包的職務，便把一切社會活動丟掉了。我假定你們是盼望究竟將來有人很純潔的出錢幫你們做理想的事。我現在幾於有這種希望了。河南信陽的地方，有一筆款子，可以讓我們創辦中學。我想同一般理想相同，而向上了解的朋友，下半年起拚着去幹，(爲家庭的款便靠作文稿費)大家只吃飯不要錢。但這件事中間，恐怕還有波折。因爲在出錢的人，一方面總有點不肯完完全全的交給我們。所以現還在交涉中。我現在總想要用人家的錢。想人家沒有一點尷尬。或者究竟沒有希望的事。結果要做自己的事，終或要自己委曲點去賺錢。所以我想，我究要忍受這種漂零的生活啊。

若照你說不得已便只顧補皮鞋賣麵包，甯肯不辦自己理想的事；但是我相信我是萬做不到的。不辦自己理想的事，我幾於

失了我生存的意味了。而且我終不能忽然於一切別人的苦痛。若我補皮鞋賣麵包。眼看見許多人輾轉於不良的社會。不良的教育之下。其痛苦必有過於今天。因爲今天雖然痛苦。還有一點希望。若並這一點希望沒有了。那便爲人類做事的希望斷絕了。我一方面或者太怯懦了不能自殺，但是一方面却仍須忍受許多痛苦。去維持這毫無意義的生活。(不僅社會性不得滿足是痛苦；在這種社會組織之下，賣麵包補皮鞋的經濟生活，仍包含許多痛苦。)更令我十分不願意這樣辦。你們或者有些人能夠到這樣無可奈何時，去寄情於那些 *Disinterested Study* 但不情願，而且亦做不到。我只知道要創造少年中國，要創造正當生活的世界。

而且我亦相信只要我們真能以純潔的心，結合成個真相了解的團體，大家理想或者還可以更求接近；我們或我們一部分人，如肯爲人類這樣受一點委曲，賺一點少數的錢，再自己或給別的朋友拚着只要飯吃的去辦學校或做別的事，我們本大有自己的事可做。若因自己的孤介，一點委曲亦不肯受，以致補皮鞋做麵包度此一生；對社會却是不經濟極了的事。

我還有一個痛苦我入學會雖然一年多了，究竟我總把學會的事與我的事分開，這是對不住你與一些同會朋友的。但是我信我實在不能不這樣做。譬如我這次對儲金的態度，我便很冷淡。無論無目的的儲金，我不贊成，便說辦學校的儲金，我細細想了，亦不願加入。因為我想便是學會辦學校，專找會員來辦，亦是一樣沒有相同理想的，亦是一樣不見得能盼望怎樣根本改造教育。我細想若勉強遷就的辦學會學校，吃力不討好；又何如索與在外面賺錢，還可為將來辦自己較好的事呢？

說簡單些，若今天真能除了做不願做的工，有法子能辦自己願做的事，我亦何曾願做這種手段目的分成兩極的事？（若為我自己，一次得一千元或八百元，安置家庭，我便可乾乾淨淨將身子供獻得社會。）把手段目的分成兩極，我何曾不是常常因此受良心呵斥，感情鞭笞？只是我想，我們非必不得已，究竟不應丟棄社會，丟棄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何況丟棄她了，這良心仍是痛苦？

「要作自己願作的工，要讀自己願讀的書，要做自己願做的事。」富哉言乎！在歐洲的朋友，對於將來生活，能有你說的預計

會員通訊

及那樣決心。我信對社會縱不能無益，或亦不致有損。我沒有一點不贊成。只是我想，第一須問自己這種「潔身自好」的辦法，是否能堅持到底。第二須問能「潔身自好」了，是不是仍可同時為社會做事。我盼望的第一莫因為生活或做賺錢的事，投身舊職業。界卻自欺。舊職業是與自己理想目的相合。第二莫因不能為社會做事，只好寄情學理，却自欺。這是為社會預備更急要更根本的事業。你們以為如何？

對於工讀互助團的批評，我對於你始終只說是「人的問題」，不肯自己認錯，我原亦不很滿意。我想「人的問題」是有的，但所以集合這樣些人的，自然要怪發起時辦理步驟的不合。這亦應得你負些責任。若自己擬了法子，號召了起來，人家懂懂的信了，失敗了，人家吃了虧你卻輕輕淡淡說是「人的問題」，未免太嚴於責人而寬於責己了。其實我於工讀互助團的朋友，所知亦很淺，而且有些人的行跡，我亦有點不明白。但是我可以說他們原亦是向上加盲從而來的。他們身上縱然有些不免社會遺傳的毒，（我們亦大概是一樣）但他們何曾便真夠不上做這種工讀的事？況且若真他們夠不上做這種工讀的事，你以後工

讀互助團的運動，預備選怎樣的人去。我猜你要選能完全刻苦的，而彼此又感情融洽的。但真這樣，我還不知我們學會朋友有幾多人能一同這樣辦。真要這樣辦，我亦贊成的。但何必定要辦在都市中，如你前次表中所填，徒然自取不必有的經濟壓迫？而且我亦想：合一些。可以更有用。或可以求為更有用者的人來辦。這樣的。手工生活對社會。不是不經濟麼？

若說像原來工讀互助團的少年，便不夠做工讀的事，我亦不承認。我想這還怪原發起時只注意加入的人。要他厭惡社會。未注意要他反省自身。只注意要他有自給生活。未注意要他有團體修養。而且我到今天不明白的你發起了這件事，自己便不加入，亦不願你的朋友加入。你儼然是局外的人，自然內部有益他們身心的事，更無從為力。他們假如是軟弱，淺躁，自私，而來的，他們不會長進。只有大家愈接觸，而愈多現了敗象，至於失敗而止。

這是我一年來的經驗。利羣書社是工讀互助團性質相近的東西，你在國內時已詳告你。在書社服務的，都是我們挑選有幾分向上，有幾分了解的人。但是經過了一年，我們戒慎恐懼的過日子，還發現許多可以妨礙了解，傷害團體的各個人的性格。我

一樣不能免。我由這纔知反省的不可少，團體修養的不易言。那便工讀互助團，縱因團員性格的缺點而失敗。為甚麼沒有給他們合當的精神幫助。這應有些歸咎於你的地方。

你很不信經濟壓迫，能力不足，為工讀互助團失敗的理由。我真望你早些把在歐洲所考察的發表出來，以供研究。但以我一年來利羣書社的生活，深信都市中作小工商業，實有不受經濟壓迫的地方。至於沒有能力的少年，必要合起來做工自給，我真想他們犧牲了讀書，還不知能否不受生活恐慌。我們還有些朋友在武昌作各種小工業運動，有的失敗了，有的很謹慎養很少的人，還不過纔可維持。我們真飽受了經濟壓迫的况味。不知你何以這樣輕看這些問題。

你說北京每日銅元四枚的生活，很為有味。但自然不止銅元四枚，你未曾將房租衣服以及其他雜費打算在內。我看工讀互助團有的朋友，要穿洋裝，要帶金絲眼鏡，大像在北京做教授的樣子。自然我亦說實在有些「人的問題」，是失敗的原因。但究竟合理的最低的衣食住費用，雖不難求，是否定然是他們求得的，怕亦不是一定的事。果真如你所說，個人生活簡直不成問

題，何以有些人會成 Larder 有些人會賣身子到工廠去？手工定然可以維持生活，何以手工業一天被機器及資本制度滅絕？我的意思工讀互助團的團員，或者有些不能過最低限度的生活，是他們的錯。但他們未必能靠自力謀這種最低限度的生活，或他們未必能在比較合理的方面謀得這種生活。却只以他不能謀得，便怪他們不是，亦嫌不妥。因為我想工讀互助團不僅要幫他們求得生活。而且要幫他們求得正當生活。若他們因生活的壓迫違背了良心到有害社會或有害自己的地方去了，這雖求了生活，仍與一般職業界的惡現象無異。自然不是工讀互助團發起的意思。

至於脫離家庭問題，我正因工讀的沒有把握，所以主張審慎。我說委曲求全，自然亦指委曲而還可求全的說。若委屈而不能求全的，我不敢爲他贊一辭。因爲他在家庭是坑死，脫離了家庭亦仍是餓死凍死。不然，便爲吃飯的問題墮落斷喪。我實在有幾個這種愛莫能助的朋友，終於愛莫能助而已。

我想你對這個問題，有幾件不曾注意的事。

(一) 不委曲求全的，不定是好。少年因爲怨望，別個是最容易。

的。反躬自省是最難的。不反躬自省的怨望別個，大概是一般新文化少年共通的病。我看他們究竟軟弱，究竟浮淺。

(二) 不委曲求全的不定是能刻苦的。少年因爲不委曲求全，與刻苦的性格，全然無關。再我還要說一層：不能刻苦到極度的，不能一定說他是壞人。所以便令這等少年不是壞人，你一定盼望他過刻苦到極度的生活，亦是不定可能的事。

(三) 不委曲求全的人，不定能過團體生活。因爲這兩件事亦是全無關係。他們這些人雖然不能委曲求全，但他既不自覺團結的必要，許多性格又不合於相互的團結。自然團體組織不起來的。以我的經驗，團體生活中要委曲求全的，亦時復不免。因爲社會是人與人組織成的。所以個性必須受社會化的洗禮。世界上原無全然不須委曲求全的生活。但是我亦可以再加一層：不能過團體生活的，不能一定說他是壞人。所以便令這等少年不是壞人，你一定盼望他過圓滿的團體生活，亦是不定可能的事。

(四) 委曲求全的人，不定會精神萎靡。因爲我說委曲求全，只是不得已的混法，並非真正投降了。少年真能知家庭罪惡，只有越看越清楚；越忍受痛苦，越處心積慮的去避免痛苦。不然，若以

一時血氣之忿，脫離家庭，或者並家庭的真罪惡都找不清楚。未必真能遂永久的嫉惡，且非經忍受痛苦而不改節，則他日脫離家庭，遇必須忍受的痛苦，是否能不改節，亦係無把握的事。

(五)能力既充之後脫離家庭，或早些為家庭作個最後的安置，以便自己脫身為社會做事。這不能說無大意義。我想這種為社會的動機，以多的力量為社會，比為自己的動機，以少的力量為自己好多了。有效果多了。

前三項以工讀互助團的已事，已經足以證明。後二項我在武昌便完全這樣鼓吹。我與至少六七個朋友都預備把最近幾年過委曲求全的生活，漸求安置家庭以便自己獻身社會。這幾年中間是否有變志的人，我不敢知。但我不信會有這件事。

我於孟雄君的行止，不甚清晰。但以他的話打動我的心，誠覺起初發起工讀互助團時，許多思慮不曾周到，使有這種失敗，你不應只說個「人的問題」便了事。

你為你所信的努力，我亦極端贊成。只盼望你注意要組織工讀互助團便要自己加入。不可只做個發起人。對於團員要注意。他。每。人。的。反。省。與。羣。衆。修。養。不。可。只。注。意。叫。他。不。委。曲。求。全。再。則

我亦想手工業終究或者是事倍功半的不利生活。

我現想集中等學生有志向有能力的人，靠辦小學為一種工讀事業。兩三個人，做一個教師的事；一個人的薪水，做兩三個人的生活費。這樣，便生活無恐慌，讀書有時間。這種工作，每每於這種學生還合宜些。自然有人要說這樣辦小學，太輕蔑教育了。其實現在國內正缺乏好小學教師。這等中學生，比那些無聊的塾師強一百倍呢。這種運動本年纔開始做。

萬 語 罕 先生 編

信 話 白

全書 二百餘頁
定價 大洋八角

不但教授一般書信的知識，並且散發青年文學的興趣，引導他們順應時代的思潮。已有許多學校採用為課本。

訂正再版
中學一二年級及高小三年級適用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孫 價 工 先生 編

中國語法講義

序 邵力子先生
序 陳望道先生

師範。
二次是長沙第一師範；第一次是漳州第二師範；第二次是長沙第一師範。

經過兩次實地試驗，第一部文法已經

這部文法已經經過兩次實地試驗，第一部文法已經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七百餘頁 洋裝兩冊，兩元二角
平裝四冊，一元八角

寫個性十分深刻……「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

陳鳳秀先生

水滸新編

……「三萬餘字」……「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的批評

胡適之先生

水滸傳考證

水滸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儒林外史

全書近五百中頁
▲洋裝一冊 一元八角
▲平裝二冊 一元三角

——國語的文學——

與敬梓傳……胡適之先生
儒林外史新敘……陳獨秀先生
儒林外史新敘……錢玄同先生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世界增刊

內容

平民藝術的浮世繪
 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小史
 日本勞動運動的兩面觀
 日本思想界的現狀
 從經濟方面觀察之日本國策
 中日貿易之比較及未來觀察

日本之煤鐵問題
 日本平民金融機關之研究
 日本貧民窟之研究
 日本底保險界
 最近日本考察底感想
 留日雜感

日本號

全書一百
 六十西頁
 定價三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出版預告

胡適文存

分上下兩冊：上冊，講學的文；下冊，關於文學的文。

西遊記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鏡花緣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草兒

康白情先生的詩集。(1)從“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二十七日赴美止所作新詩；(2)附錄舊詩詞數十首；(3)附錄“新詩底我見”一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世界第一卷全卷
 合裝本：洋裝一冊，
 一元八角；平裝二冊，
 一元五角；現存無
 多，購閱者請從速！

少年中國第一卷全卷
 合裝本：洋裝一冊，
 定價洋一元七角。但
 存數不多，要買請快
 ，運便難得了。

少年中國第二卷第十二期

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 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4-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 郵費 | | 定價 |
|--------|--------|-------|
| 內國 | 外國 | |
| 二分 | 一角二分 | 每月一冊 |
| 二分 | 一元二角 | 全年十二冊 |
| 日本與國內同 | 其他每冊六分 | |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預 告
出 版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法蘭西學術史略

李 璜 譯

此書是一九一四年因為舊金山

賽會，巴黎大學校長請巴黎大學各

教授分門編輯者。

其中隨科學的性質分列成集。現

在先把哲學，羣學，教育學的一集，文

學，美術的一集，政法經濟的一集編

譯出來。

其餘關於自然科學的數集，以後

陸續編譯。

第一集不久出版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